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考試類

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國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，童子誦習經書，而通其句讀文義，能敷之為文。每歲，所在郡縣，群聚而試之，其文之明而切、才之秀而可底於成者，則次第其名，以升於州縣若府，州縣若府又試而先後之，上督學使者。使者至，則以校而去取之，按其額以補學官弟子。

其舊為學官弟子者，亦試於使者。試有歲有科，歲分文與武，而科試惟文士而已。使者歲、科試，凡三歲而徧，其子、午、卯、酉之年則有鄉試，取於新舊學官弟子，中是科者，號為舉人。又進於禮部，則有會試，取於鄉試之舉人，中是科者曰進士。丁、辰、戌、丑、未之年，其鄉、會試皆天子簡京朝官之翰、詹、科、道、部曹爛文者及九卿大員主其試，大抵踵明之故。而士之懷才抱器，毅然思有所表見於當世者，靡不由是以進矣。

萬壽開科原始

康熙壬辰，各省士子以聖壽六旬請開恩科，事下禮部，部臣以舊例所無難之。太倉尚書王掞曰：「以萬年之聖主，當六旬之大慶，此豈有成例可援乎？若以糜費為嫌，則民間家長生日，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飲娛賓，矧富有四海，而區區計及於此乎？」遂如所請以上，得旨舉行。

考試用五言八韻詩

大小考試皆用五言八韻詩，即試帖也。洪北江嘗謂此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，有作家而不能為八韻詩者，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，如郎中項家達、主事貴徵，雖不以詩名家，而八韻則極工。項於某年考差，題為「王道如龍首」得「龍」字，五六云：「詎必全身現，能令眾體從。」貴於某年朝考，題為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得「無」字，五六云：「綠歸行馬外，青人濯龍無。」可云工矣。祭酒吳錫麒於諸作外，復工此體，然道光庚戌考差，題為「林表明霽色」得「寒」字，吳頸聯下句云：「照破萬家寒。」時閱卷者為大學士伯和坤，忽大驚曰：「此卷有破家二字，斷不可取。」吳卷由是斥落。

科場加恩大員子弟

科場定例，現任京官三品以上及翰、詹、科、道，外官藩臬以上，武官提鎮以上之子孫，同胞兄弟、同胞兄弟之子出應鄉試，別編官卷，號曰官生。凡二□人取中一名，較尋常舉者，登進差易。又道光以前，凡禮部會試及順天鄉試之主考、房考，其家人族黨有應試迴避者，每別派試官閱卷，或封卷進呈，擇尤錄取，獲售者遂益多。

雍正戊申，各省鄉試後，上諭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、都御史、副都御史各大員，有子弟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□以上者，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，開送內閣請旨。尋開列大學士蔣廷錫子溥，吏部尚書嵇曾筠子璜，都御史唐執玉子少游，吏部侍郎史貽直子奕簪，戶部侍郎王廷揚子鏐，禮部侍郎錢以埏子塗，禮部侍郎鄂爾奇子鄂倫，兵部侍郎楊汝穀子綏，刑部侍郎繆沅子樞，工部侍郎張大有子鴻運，侍郎署理倉場事務涂天相子士炳，副都御史謝玉龍子升等，具奏。得旨：「俱賜舉人。」戶部侍郎劉聲芳子俊邦，因病未應鄉試，亦賜舉人，一體會試。

考試功令之嚴

考試之功令至嚴，凡倡優隸卒之子弟及有刑傷過犯者，皆不得預，歧考冒考者亦禁。

搜檢

考試功令，不許夾帶片紙隻字，大小一切考試皆然。康熙庚子順天鄉試，特命□二貝子監外場，露索【搜檢也，見《大金國志》】。綦嚴。朱竹垞之孫稻孫預試，披襟而前，鼓其腹曰：「此中大有夾帶，盍搜諸？」體貌瑰偉，意氣磅礴，眾皆目屬，貝子亦為之粲然。

道、咸前，大小科場搜檢至嚴，有至解衣脫履者。同治以後，禁網漸寬，搜檢者不甚深究，於是詐偽百出。入場者，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，或寫蠅頭書，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，並以所攜考籃酒壺與研之屬，皆為夾底而藏之，甚至有帽頂兩層韃底雙屨者。更或賄囑皂隸，冀免搜檢。至光緒壬午科，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，士子咸熙攘而來，但聞番役高唱搜過而已。及壬辰會試後，搜檢之例雖未廢，乃並此聲而無之矣。

考試送關節

考官之於士子，先期約定符號，於試時標明卷中，謂之關節，亦曰關目。大小試皆有之，京師尤甚，每屆科場，送關節者紛紛皆是。或書數虛字，或也歟或也哉或也矣，於詩下加一墨圈者銀一百兩，加一黃卷者金一百兩。

某科題為「子調子夏曰」全章，某生與考官暗通關節，令於破題中連用四個一字，某破曰：「儒一而為不一，聖人一勉之一誠之焉。」榜發，果掇高魁。又某科詩題為「所寶惟賢」，某卷以水煙袋三字散見於點題中，以為關節，句曰：「煙水瀟湘地，人才夾袋儲。」可謂湊泊無痕。又某科一卷，於試帖詩第一句用一謹字，題為「江涵秋影雁初飛」，捉刀者固吳中名下士，句曰：「謹步司勳句。」後雖薦而未售，然與約者已服其心思之巧矣。

考試送詩片

凡進士之朝殿試及京官之考試差時，預揣某官可派閱卷，則先呈字體，以便別認。既出場，即寫前四句飛遞朝房中所曾託情之人，謂之送詩片。其後科舉雖廢，而東西洋留學生之殿試，亦有倣效之者。

考官惡觸家諱

光緒時，尚書裕德屢充主試或閱卷，見字句中有犯其家諱者，即起立，肅衣冠行致敬禮，畢，將卷閣置，不復閱矣。故遇裕主試時，有知其家諱者，恆戒所親勿誤觸之。

文武互試

康熙癸巳□一月甲寅，諭大學士等：「文武考試雖曰兩途，俱係選拔人才，拘於成例，不得通融應試，則不能各展所長。嗣後文童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，武童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，應各聽之，惟一次不中者即著停止。」甲午，准文武生員互鄉試一次，文武舉人互會試一次。

乾隆丙辰，准監生入武場。辛酉，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，預藏試院，竟以五經中元。事發，科罪，因停互試及文監生入武場例。

老年科目

老年得科目者，康熙朝，陳檢討維崧舉宏博，年踰五□。丁丑，姜西溟宸英七□三中探花；癸未，王樓村丹五□九得會狀。又宮怨堂鴻歷五□八，查他山慎行五□四；己丑，何端惠世堃五□八；壬辰，胡文良煦五□八；乙未，裘璉七□二；辛丑，陸坡星奎勳五□九；俱入翰林。乾隆丙辰，劉起振八□授檢討；己未，沈歸愚尚書六□八入翰林。張總憲泰開六□二；癸丑，吳種芝貽詠五□八中會元。嘉慶丙辰，元和王嚴八□六中式，未及殿試卒；己巳，山東王服經八□四入翰林。

宗室科舉始於康熙

康熙丁丑，宗人府、禮部奉諭旨：「嗣後八旗宗室子弟，有能力學屬文，奮志科目者，應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，編號取中。」

八旗科舉始於天聰

天聰己巳，試儒士，取二百人。甲戌，合試滿、蒙、漢，取舉人□六名。崇德戊寅，賜舉人羅碩等□名牛革章京品級，一二三等生員□八名護軍校品級，此為八旗科第之始。而順治辛卯始見明文，蓋吏部奏，滿洲、蒙古、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，提學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，鄉試作文一篇，會試作文二篇，優者准其中式，照甲第除授官職，報可。至壬辰，滿洲子弟廷試，與民籍分榜，頭場四書文二道，二場論一道而已。麻文僖公勒吉為廷試首選。至丁酉，停止。康熙癸卯，復准滿洲、蒙古、漢軍生員鄉試。丙辰，又停止。丁卯，又復之。

禮部議定，滿洲、蒙古識漢字者，繙漢文一篇，不識漢字者，則作滿文一篇。漢軍文章篇數，如漢人例。會試中額，滿洲二□五名，蒙古□名，漢軍二□五名。各衙門博士筆帖式俱准會試，考取文字篇數與鄉試同。

禮部奏，八旗鄉試，滿洲、蒙古繙繹滿文一篇，或作滿文一篇，漢軍舉人試藝。本年鄉試，明年會試，第一場《四書》文二篇，經藝一篇，如未通經者作《四書》文三篇，二場論一篇，三場策一道，自後試藝，以次加增。順治甲午鄉試，乙未會試，第一場《四書》文三篇，經藝二篇，二場論一篇，判五條，三場策三道。順治丁酉鄉試，戊戌會試，第一場《四書》文三篇，經藝四篇，第二場論一篇，表一篇，判五條，第三場策五道。

壬辰，內院議覆吏部給事中高辛允疏奏，慎選庶常，拔年青貌秀聲音明爽者，二□名習學滿書，二□名習學漢書，屆期奏請考試。其滿洲進士取四名，蒙古進士取二名，漢軍進士取四名。俱選年貌聲音合式者同漢進士一體讀書。

八旗童生無縣試，僅有府試、院試，得雋後，隸入府學管理。亦有廩生、增生，鄉試則以三□人中中式一名，且旗卷與官生卷同，凡與試者無不呈薦主試，迨鄉薦後，則併入各省旗籍舉人，一體會試矣。

旗漢考試同場

康熙丁未，命滿洲、蒙古、漢軍准赴考試。先是，八旗生員、舉人、進士停止考試，至是，復命滿洲、蒙古、漢軍與漢人同場一例考試，其生童於鄉試前一年八月內考試，從御史徐誥武請也。

土司子弟得與考試

兵部議覆兩廣總督于成龍疏言土司子弟中有讀書能文者，注入民籍，一體考試。從之。

苗人得與考試

康熙甲申，禮部議覆湖廣學政潘宗洛疏言湖廣各府州縣熟苗有通文藝者，准與漢人一體應試，應如所請。從之。

畚客得與考試

處州畚客，有能文者得應科舉。嘉慶癸亥，儀徵阮文達公元撫浙時，會同學使奏明，一體准與考試。其散居溫州者，道光丙戌，亦援例稟學使求考，惟在金華者無聞。

麼些得與考試

雲南麼些種人，自設流官以來，俱極恭順畏法，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。光緒時，准其考試，因而有補弟子員者四人，中武舉者一人。

隨場去取

光緒戊戌六月，德宗從鄂督張之洞、湘撫陳寶箴奏請，定鄉、會試隨場去取之法，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，又停止朝考。

聖祖諭出各種題目

康熙癸巳，聖祖諭大學士等曰：「《五經》《四書》，俱係聖賢之言，考試出題，專意取冠冕者則題目漸少，士子易於揣摩，甚有將不出題之書，刪而不讀，尚得言學問乎？經書內有不可出之題，試官自然不出，其餘出題之處，須以各種題目試之，則懷才實學之士，自無遺棄矣。」

張文和阻廢制義

雍正時，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，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，對曰：「若廢制義，恐無人讀《四子書》講求義理者矣。」遂罷其議。

舒赫德請廢制義

乾隆辛亥，兵部侍郎舒赫德請廢制義，事下禮部。時鄂文端公爾泰為尚書，議駁曰：「謹按取士之法，三代以上出於學，漢以後出於郡縣吏，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，隋唐至今出於科舉。科舉之法，每代不同，而自明至今，則皆出於詩文。三代尚矣，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，自漢以後，累代變法，而及其既也，莫不有弊。九品中正之弊，毀譽出於一人之口，至於賢愚不辨，閥閥相高，劉毅所云『下品無高門，上品無寒士』是也。科舉之弊，詩賦則紙上浮華，而全無實用，明經則專事記誦，而文義不通，唐趙匡舉所謂『習非所用，用非所習，當官少稱職吏』者是也。時文之弊，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。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，在乎因時而補救之。蘇軾有言：『觀人之道，在於知人。知人之道，在於責實。』蓋能責實，則雖由今之道，而振作鼓舞，人才自可奮興。若專務循名，則雖高言復古，而法立弊生，於造士終無所益。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勸懲而無所用者，此正不責實之過耳。大凡宣之於口，筆之於書者，皆空言也，何獨今之時文為然？且夫時文取士，自明至今，殆四百年，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，非不欲變，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。且就此而責其實，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，而未可一概皆毀也。蓋時文所論，皆孔孟之緒餘，精微之奧旨，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。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，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、唐順之、瞿景淳、薛應旂等，以及國初諸名人，皆寢食經書，冥搜幽討，殫智畢精。殆於聖賢之義理，心領神會，融治貫通，然後參之經、史、子、集以發其光華，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，而後可稱為文，雖曰小技，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，未嘗不出於其中。至於奸邪之人，迂儒之士，本於性成，雖不工文，亦不能免，未可以為時藝咎。若今之勸懲腐爛，乃是積久生弊，不思力挽末流之失，而轉咎作法之涼，不已過乎？即經義表判策論，苟求其實，亦豈易副？經文雖與《四書》並重，而積習相沿，慢忽既久，士子不肯專心肄習，誠有如舒赫德所云『數月為之而有餘』者。今若著為令曰『非工不錄』，則服習講求，為益匪淺，表判策論，皆加覈實，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，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，必有論古之識、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，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。凡此諸科，內可以見其本源之學，可以驗其經濟之才，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？何一不見之於施為乎？必變今之法，行古之制，則將治宮室，養遊士，百里之內，置官立師，獄訟聽於是，軍旅謀於是，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，終身不齒，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。又況人心不古，上以實求，下以名應。興孝，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；興廉，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。相率為偽，其弊尤繁。甚至借此虛名以干取，及乎蒞官之後，盡反所為，至庸人之不若，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，又何益乎？若事無大更改，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，則論策今所見行，表者賦頌之流，是詩賦亦未嘗盡廢。至於口問經義，背誦疏文，如古所謂帖括者，則又僅可以資誦習，而於文義多致面牆，其餘若三傳科、史科、名法、書學、算學、崇文、宏文等，或駁雜蕪紛，或偏長曲技，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。則莫若懲循名之失，求責實之效，由今之道，振作補救之為得。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，所降諭旨，纖悉畢照，司文衡職課士者，果能實心仰體，力除積習，杜絕僥倖，將見數年之後，士皆束身《詩》、《禮》之中，潛心體用之學，文風日甚，真才日出矣。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，至於人之賢愚能否，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。故立法取士，不過如是。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，無俟更張定制為也。」

考試改策論

光緒戊戌五月，德宗命自下科為始，鄉、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《四書》文者，改試策論。

考試復用四書文

光緒戊戌八月，德宗奉孝欽后懿旨，命各項考試，仍用《四書》文、試帖、經文、策問。

考試用策論

光緒辛丑七月，德宗命自明年為始，鄉、會試等均試策論，不准用八股文程式。

廢科舉

自日俄戰役告終，日本遣外相小村壽太郎至我國議約，朝命袁世凱與議。乃密陳孝欽后，謂宜乘日俄之憊，亟變法以圖強。孝欽聽之。時端忠愍公方為湖南巡撫，入覲，倡廢除科舉制，孝欽遂下詔廢科舉，設學堂，時光緒乙巳七月也。蓋鄉、會試及各省歲科生童考試，至是均一體停罷矣。

時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政府，遇事模稜，不置可否，獨於廢科舉一事，則力阻之。而張文襄公之洞方自鄂督入朝，留京師，亦力謀廢科舉。榮文忠公祿當國，張言於榮，榮自以非出身科目，不敢力主廢。王謂：「老夫一日在朝，必以死爭之。」及王出樞垣，端又以江督入覲，乃約張聯銜上疏，遂得請。後乃加入考優拔與舉貢考職兩段，科舉仍未絕也。然張以力倡廢科舉，而光緒甲辰會試，其姪婿林世燾以候補道中進士，欲請歸原班，張乃一日五電，責其必取館選焉。留學生殿試授官，亦張在樞府時力主行之。

和尚之孫應舉

文和尚，名果，字園公，衡山裔也。聖祖南巡見之，命入京師，居玉泉精舍，寵眷殊厚。和尚一日攜其孫入見，上問何事來此，和尚奏曰：「來此應舉。」上曰：「應舉即不應來見。」蓋防微杜漸，慮其希望非分之恩寵也。

潘襄易名應試

上海潘明經襄於□三歲入庠，□七歲食廩餼，年方壯，序貢赴都，兩任教職，一署縣篆。六□後罷官歸，久之，家貧落魄。年逾古稀，忽易名應童子試，復三人棘闈，壽八□三矣。手抄口誦，銳氣不衰，或叩其故，曰：「吾聞登科第者，須仗慧根。今生總無成，冀來生或當早達耳。」

謝金圃各項考試之得士

嘉善謝金圃侍郎壻好甄擢名士，三元錢榮，鄉、會試皆出其門，殿試亦與讀卷。高郵李進士惇，嘉定錢進士塘，山陽汪文端公廷珍，陽湖孫觀察星衍，甘泉焦明經循，皆由其識拔以成名。經術文行，表表稱江淮間。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，亦極口獎勵，召入第讀書，卒為鉅儒賢相。

楊沂秀考試必第五

沂沂秀者，貴州定遠人，嘉慶甲戌進士。幼時應童子試，縣府院考俱列第五，後鄉、會榜亦俱中第五，挑選陝西鄂縣知縣，掣籤亦第五名，人稱為「楊第五」。

穆彰阿之對於薦卷

穆彰阿屢主文衡，其心亦甚細。每置薦卷於几，焚香一爐，望空遙拜。衣袋中常置煙壺二，一琥珀，一白玉，款式大小相等，取一卷出，即向衣袋中摸煙壺，得琥珀則中，白玉則否。額滿，則將餘卷一律屏之。

童試

直省士子之試於郡縣及提學，為童子試，俗謂為小考，或小試。應試者曰童生，【明《選舉志》已有此稱。】雖壯丁老叟，但與試，皆得以童稱之，未冠者曰幼童。

童試有一條蔥

粵東科場積弊至多，槍替，其一也。有某觀察者，當其為諸生時，尤優為之，故雖已入泮多年，而縣試、府試、院試皆往，往必售，蓋包辦也。粵人謂之一條蔥，猶一條鞭也。彼之冒名頂替，歲以為常，幾於一歲易一姓名焉。

道院考

各郡童生之試於學政也，就學政按臨之地而應之。曰道考，以學政之職，初為提學道也。曰院考，以學政非實官，大省由各部侍郎簡放，其簡稱為督學部院，中小省由翰詹等官簡放，其簡稱為提督學院，而試士之地又曰試院也。俗亦稱之曰學臺考。學臺者，學憲也。世俗於方面大員以上皆稱之曰某憲。各省學政之本職，雖有六七品者，以其出於欽命，儀同欽差，故以憲字臺字稱之也。

廩生保童生

國朝沿明制，凡各直省府廳州縣學生員，由學使在歲科試列一等者，設額給餼，以次序補，謂之廩生。歷科優貢、拔貢均出其中，各省鄉試，每科中式廩生人數，亦必視增廣附學生為多。各州縣文武童童應試時，必由廩生領保，謂之認保。又設派保，以互相稽查而慎防弊竇。如該童有身家不清，匿三年喪冒考，以及跨考者，惟廩保是問；有頂名槍替，懷挾傳遞各弊者，惟廩保是問；甚至有曳白割卷，犯場規，違功令者，亦惟廩保是問。其責任如是之重。故凡廩保之與童生，必與同里閭，誼屬戚友，深知其為佳子弟，勿貽先生長者羞，而後為之具結單焉，簽花押焉，臨場則唱保焉，出圖則看號焉。而其緊要關鍵，則在學院招覆之後，填造覆試冊結之時，介新進諸童以謁學師，而定其贊儀之多寡。大率稱其家貲之厚薄，務使獻者受者，皆得自慊於心，而諸童生獻廩保贊儀，則視學師所得，以次遞減。

童翰林

湖南桂陽縣處萬山之中，層巒疊嶂，四圍匝匝，其地無市鎮，有墟落兩三處，欲購花豬肉，不可得。土風獷悍，多業耕鑿，讀書者絕少，偶有一二生監，其尊無對，物稀為貴，此定理也。某令嘗撰一聯紀其實曰：「魚龍雞鳳鴨孔雀，貢閣廩尚童翰林。」以童生而擬之以太史，可見應試者之絕無僅有矣。

老童入場賣警句

青浦鄒閒齋垂老矣，未青一衿，然每屆小試，無論縣試、府試、提學試，必入場，輒自標於桌曰：「出賣警句，每句錢七文，不二價。」凡觀場者多倩之。其入場也，攜大籃，內盛醃菜數莖，冷飯半盂，蟋蟀盆一枚。日暮，盆中錢滿，繳卷逕出。某年，初覆題為「不曰白乎」，合下節，束比，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：「土馬芻糧，昔所遇之情形，俱是言中之涅淄。山川草木，昔所歷之境界，盡成今日之匏瓜。」再覆題為「雖執鞭之士」，中有句曰：「但論鞭之執不執，無論士之雖不雖。」皆自謂為警句也。

宗室小考試滿語弓馬

乾隆時，上召見宗室，公寧盛額不能以滿語應對。高宗以滿語為國家根本，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解者，風俗攸關，因增宗室□歲以上者小考之例。於□月中，欽派皇子、王公、軍機大臣等，考試滿語弓馬。先命皇子較射，為諸宗室遵式，諸宗室視其父之爵以次考試。優者帶領引見，輒賜花翎緞匹以獎之。

鄧廷楨屢躓童試

江寧鄧嶠筠制府廷楨少貧，屢躓於童試。讀書瓦官寺，攻苦彌甚，曾於室中署聯以自警云：「滿盤打算，絕無半點生機，餓死不如讀死；仔細思量，仍有一條出路，文通即是運通。」未幾，補博士弟子員，旋舉於鄉，聯捷成進士。

縣府考有覆試

縣府考均有覆試，有初覆、二覆、三覆、四覆之多。例如試者七百人，正場出案【案即榜也。凡小考者皆稱之曰案，而不稱之曰榜，示謙也。】取五百人，則五百人人初覆之場，初覆出案，則取三百五□人，以次遞減，至四覆，寥寥若晨星矣。

縣試文破題

國初時，嘉興縣縣試全案已定，惟甲乙二人文筆最佳，不能定案首。屢試之，皆然，以致全案未能出。最後乃以《四書》之

○，命各作一破題，甲所作破題曰：「聖賢立言之先，得天象也。」乙曰：「聖賢立言之先，無方體也。」乃定甲為案首。後二人咸貴，甲官至大學士，以功名終。乙官至巡撫，緣事伏誅。

潘文恭應縣試

吳縣潘文恭公世恩，試童子時，終日端坐不離席。吳縣令李昶逢春異之，拔置前列，因出對云：「范文正以天下自任。」潘對：「韓昌黎為百世之師。」又云：「青雲直上。」潘對：「朱紱方來。」李決其必貴。後為狀元宰相，或贈以聯云：「大富貴亦壽考，蓄道德能文章。」

李申耆應縣試

陽湖李申耆，名兆洛，少即絕特嚮學。初應縣試，縣令陳某以其年最稚，而投卷最先，疑而詰之，李應答如流。令曰：「汝即歸，不招覆汝矣。通場必無及汝者，招覆非第一不可。汝髫年，初試即蓋一邑，非吾之所以期汝也。」遂在廳事書聯為贈曰：「他日定成名進士，乃翁真有好兒郎。」

譚玉生應縣試

番禺陳蘭浦徵君澧，南海譚玉生舍人瑩，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。徵君所著叢書，樸茂精稿，學湛於經，舍人《樂志堂集文詩略》亦多胎息六朝之作。相傳文達節制兩粵，以生辰避客，屏驕從，至山寺，見舍人題壁詩文，大奇之，詢寺僧，知為南海文童，方應縣考者。翼日，南海令來謁，文達諭之曰：「君治下有博學童子，我不能告汝姓名，恐近於奪令長之權，代人關說，君自捫索之可耳。」令歸，加意物色，首拔舍人，自此文望日起矣。

縣試題為莫春在

曹益三以山東歷城縣令閩人起家，入貴為知縣，分發江蘇，權吳令。某歲縣試，索題於幕賓，為書莫、春、者三字與之。曹點名畢，提筆寫題紙，乃誤書者字為在，眾大譁，幾至罷考。

王述庵重遊泮水

青浦王述庵侍郎昶於乾隆辛酉入泮，至嘉慶庚申，適當花甲一周，時年七十有七。錢黼堂學使樾送其重遊泮水，簫鼓鸞旂，徧遊城市。王乘八人肩輿，花翎蟒服，率領新生詣聖廟，繫辟雅拜，邑令盧某謹隨於後而扶掖之。

縣試題指焉為馬

開封武生某少有膂力，好拳勇。咸豐時，粵寇變起，隸左文襄部下，積功至參將。嗣以求改文職，授江蘇華亭縣令。蒞任甫三月，值縣試，屆期，點名局門畢，高坐堂皇，禮書以出題請。先是，某以不讀《四書》，早倩幕友擬題，置之靴筒。至此，徧覓無著，殊懊喪，而應試諸童復索題急。禮書私詢之曰：「公尚憶題紙為何字樣乎？」曰：「餘多忘，僅記有匹馬在其中。」禮書乃遍翻《四書》，問是否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」，曰：「非此馬。」問「至於犬馬」是否，曰：「亦非此馬，我卻記此馬字不在中不在下乃在頂上。」禮書憬然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乃大書「馬不進也」四字。某令端詳審視，仍不識，曰：「我記得跟在馬後者，尚不止此數。」禮書於是計窮，姑妄詢之云：「頃見公搜題紙，右靴筒尚未檢點，題或在內。」令頓悟，摸之，果得一紙，乃相與展視，則為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」一句，始知其誤焉為馬也。

孔憲教為縣試老童

長沙孔太史憲教年四餘時，尚應縣試，人呼之曰老童。

易三短子不得應縣試

長沙易某，曾充善化門丁。【長沙、善化兩首縣同城。】有子曰易三短子，佚其名，能文而狂。光緒時，擬出應縣試，邑人將攻之，開會議於長邑學宮，短子亦至。眾有揚言者曰：「長沙一邑，應考者將及三千，苟今歲能得一通秀才，亦未始非一邑之光也。」眾以其為易道地，且譏諷也。愈忿，爭欲毆之，短子跳而免。眾推孔憲教為首，聯名傳檄通邑，約定童生不出互保結，廩生不填冊保送，短子因冒其族人名入場。案出，短子竟冠軍，眾偵知，復控之學院。時督學使者為陸總憲寶忠，賞其文，令仍入場覆試。是日文題為「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」合下一節，慨短子之被毀，責諸生之失言也。短子乃為得意語曰「倘不遇宗臣賞識，幾遭不白之冤」云云。時眾怒已不可遏，群覆卷而起，衝擊柵欄，意欲罷考。陸不得已，懸牌除短子名，眾乃歸座畢試。短子隨遁往武昌，為郡守某司書札，即陸所介紹也。

胥吏子應縣試

鉛山某富翁起家胥吏，其子將就試，格於向例，雖縣署中人均受請託，無他言，而諸生童持不可。百計圖之不可得，乃徧與諸出入公門者計之，咸無策。一日，有老訟師踵門請曰：「與我二千金，吾為子成之。」翁大喜，乃與為約。訟師則榜門曰：「某人胥吏子，乃赴縣試，吾輩必效死與理論，吾願為之首。有藏得某胥差票者，悉以來，驗畢仍給還，並當酬錢三千文。」於是遠近義其事，悉以所藏差票呈驗。數日，票來略少，增酬五千，已而增至千。又數日，無有文驗者，遂走告吏曰：「汝子出試，無他慮矣。」比頭場案發，諸生童咸譁然，至縣署，群謂某胥吏子宜斥去，且以舊有差票為驗。縣官顧其子曰：「是有驗，無如何？」其子徐自陳家實清白，被人污讒，請詳驗之，如實然者，甘受罰。於是令取諸票詳驗之，則吏名咸係挖補後所填者，乃拍案謂諸人誣陷。諸人持票復自驗之，果然，無可置辭，乃皆退。其子遂得終試事，而以二千金酬訟師。

縣試題解

考試改用策論，而應試者於所出之題，大率茫無所知，蓋若輩未讀書也。某縣正場首題為「李廣程不試治軍繁簡論」，有父子同應試者，子問父以題解。父曰：「李廣程者，其人姓李名廣程。不識治軍繁簡者，不知治軍繁簡之道也。」

姚石甫府試第一

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少貧，不能應試，其家借抱老人給貲，使入場。時童生中惟劉孟塗有名，已縣試冠其曹矣。郡試日，太守命詩題，為「大觀亭懷古」，姚作五言律百韻，太守大驚，曰：「吾知桐城有一劉開，不知又有一劉開也。」遂以為榜首，入郡庠。

彭剛直應府試

仁和高人鑑螺舟，道光間，以翰林出知衡州府。時彭剛直公玉麟方應童子試，高見而才之，招至署，教以讀書作文法。衡陽應童試者千餘人，入泮頗不易。彭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皆前三名，咸擬正案第一，彭亦自調然。及終覆日，黎明，諸童集縣署前，忽府吏持柬請縣令，令匆匆去，未久即反，點名給卷如常，至正案發，乃第三。越數日，召而語之曰：「以文論，汝宜第一矣。亦知不得之故乎？」謝不知。曰：「府尊意也。終覆之日來召我，即為此。府尊曰：『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，一衿之得失遲早，皆可不計，今歲在吾署讀書，若縣試第一人，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，是其終身之玷矣。』」是歲，竟未入庠。後數年，始隸諸生之籍，然彭以此感高甚。

府試趣題

某太守試所屬邑，集《四子書》，為一真韻五律詩以命題，「君子篤於親，家之本在身。仁民而愛物，修己以安人。子服堯之服，君仁莫不仁。得其心有道，膏澤下於民」。

府試文限三百六十字

漢軍楊霽，字子晴。光緒丁丑探花，楷法頗峻整，工試帖而不工文，雖制藝亦非所長。嘗守高州。某歲，舉行郡試，文以三百六十字為程式，三字斷句，謂之三字經，多一字不錄，少一字亦不取也。文童楊斯藩者，揣摩三百六十字文，至為純熟；復有莫如松者，下筆千言，輒忤楊旨。楊大怒，硃書三字句於院壁曰：「童試文，貴簡潔。三字經，有定式。楊斯藩，可法也。莫如松，則誤矣。」通場譁然。

楊又好割裂四子句命題，每至文義不通，且半出於《論語·鄉黨》之篇，如「雷風」【迅雷風烈必變。】「手衣」，【左右手衣前後。】「食不多」，【不撤薑食不多食。】「中不內」【車中不內顧。】之類。某童冠軍「手衣」破題云：「手有二，衣一也。」又「中不內」起講云：「嘗思中與內一也，又安有中而非內者哉？」獨此非三字經，蓋破格也。

黃祖顯應浙江院試

黃祖顯，字頊傳，太倉人。少時讀書，一日數行，有聖童之目，其文汪洋浩瀚，不名一家。張某視學江南，拔頊傳第一，手其卷，謂諸生曰：「此子今歲不發解，吾不相士矣。」既而頊傳試鎖院，不遇，而適有奏銷之事。

先是，頊傳居太倉，諸生有籍隸長洲之富而狡者，借其名以避役，頊傳不知也。及歲試，竟以新例見斥。頊傳訟於有司，有司漫不省，則走之浙，應童子試。學使金某賞其文，亦真第一，有忌者，毆之於途，匿絮中以免。

康熙朝旗童應院試之多

蔡修撰視學順天，八旗子弟應院試者五百人，入泮者六〇餘，旗人過其半。修撰語給諫查培繼曰：「初謂旗下無文章，不意成章者二百餘卷，取之不盡，尚有三〇卷，皆遺珠也。第二名蔡某，乃漕督士英孫，侍郎毓榮子，真神童也。年〇二，通《五經》，日可成〇餘篇，莫謂旗下無才也。毓榮課子甚嚴，經史日有程，偶誤，則櫛楚立施。旗人課子如此，吾輩有子不教，可恥也。」

院試文之快短明

督學使者按臨各郡，考試生童，每次須分〇餘場，往往因公事繁冗，期限迫促，不能從容評閱，悉心搜校。康熙、雍正以前，功令未嚴，格式未備，院試尚無試帖，僅《四子書》題文一篇而已。江蘇為人文淵藪，有學使以快、短、明三字衡文者，大抵交卷愈快愈妙，篇幅愈短愈妙，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。題紙一下，不必構思，振筆疾書，奔走交卷，取額一滿，則不待終場而出案。往往考者方據案咿唔，研墨潤筆。忽鼓吹聒耳，龍門洞開，則紅案出矣，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。

一日，文題為「山梁雌雉」，有一卷文僅〇六字，曰：「《春秋》絕筆，西狩獲麟。《鄉黨》終篇，山梁雌雉。」遂拔取冠軍。又一日，題為「孟之反不伐」，有一卷文曰：「不矜功，良將也。夫伐，情也。反不然，良將哉！春秋時不伐者二，一介子推，一孟之反，之推不貪天功以為己功，之反不假人力以為己力，吁！良將哉。」亦拔之冠軍。蓋以其僅〇五字，而全篇規模已具，文乃劈分兩比格也。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，一送考之傭工，年近四〇，蓋習學業未成，改讀而耕者也。好論文，貪飲食，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，或試不前列，則亦從而指摘之。諸童使具酒食，每先自飲啖，諸童皆惡之，相與謀曰：「傭工喜自衒其能，當有以困之。」乃用傭工姓名，密為購備一卷，俾攜考具，若令送考者。既唱名，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，而推傭工使前，傭工不得已，接卷而入，且笑曰：「若輩欲困我乎？當顯我才學矣。」是日題為「夫微之顯」，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，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：「夫然而微矣，夫然而顯矣，夫然而微之顯矣。」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，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，因鈔襲之，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。首先交卷，學使見三複筆，即提筆圈之，亦不暇細閱其他處，拔取冠軍。諸童見已出案，倉皇交白卷而出，傭工已在門外為接考具，且謝曰：「承諸君厚意，使我遊庠。」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。

吳改堂冒籍應院試

吳半松丁母憂，返吳江，其子改堂試於江陰，見斥歸，半松泫然流涕曰：「吾老矣，能及見汝成諸生耶？」改堂慨然曰：「三日後見之矣。」遂復至江陰，冒常熟籍，成諸生。歸久之，移入吳江學，尋補廩膳生。

黔院試自為府籍

雍正己酉三月，錢塘徐文穆公本督學貴州，條奏學政事宜，禮部議覆各條，中有云：「各省府學，皆取所屬州縣童生撥入，惟黔省自為府籍。府學額多，即不如州縣童生之卷，亦得充額。州縣額少，即有優於府籍童生之卷，亦為額限，未免去取不均。嗣後府籍童生儻不足數。請於所屬州縣童生內酌量撥入。」

俞長城背貼院試文

雍正朝，俞長城督學河南，關防頗嚴，操守亦慎。試日，輒禁其僕從出入以杜傳遞。乃其妾與僕勾通，作奸犯科，將傳遞之文，貼其背後補服之上，僕揭之以授試士，俞不覺也。

汪廷瓊應院試

鎮洋汪少司空廷瓊以第三人及第，初名璿。補博士弟子員。學使桐城張少宗伯廷璐【張以第二人及第】奇其文，曰：「他日名位不在吾下。」為易其名，且加廷字，欲引為昆弟行也。

彭文勤命院試題

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博學能文，嘗以周興嗣千字文顛倒錯亂，別成一本，一字不易，進呈祝嘏，高宗稱其敏慧。其督學江蘇時，所出之題俱有巧思，如考兩學，則出率西水滸，踰東家牆，有眾逐虎，其父攘羊之類。考三學，則出王之不王，朝將視朝，行堯之行之類，不可枚舉。時適值萬壽，考八學，則出「臣彭恭祝天子萬年」，嵌在八題之第一字，如「臣事君以忠」，「彭更問曰」，「恭則不侮」，「祝鮀治宗廟」，「天子一位」，「子服堯之服」，「萬乘之國」，「年已七〇矣」之類。例為提調官之知府王某，雅號王二麻子，適考四學，遂出「王二麻子」四題：「王何必曰利」，「二吾猶不足」，「麻縷絲絮」，「子男同一位」。考六學，則出「李陵答蘇武書」，嵌於六題之末一字，如「井上有李」，「必因丘陵」，「夫子不答」，「後來其蘇」，「又盡善也調武」，「子所雅言詩書」之類。一日，考四學，出「洋洋乎」，【注鬼神之為德章。】又洋洋乎，【注大哉聖人之道章。】又洋洋也。【注師摯之始章。】即欲退堂早膳，學官稟曰：「尚少一題。」文勤沉吟曰：「少則洋洋焉。」堂下諸生，莫不掩口而笑。文勤以童生之多懷挾也，先日牌示云：「明日不考文。」次日，諸童皆挾詩賦，文勤若不知。良久，題不下，學官請命，曰：「昨已命之，首題『明日』，次題『不考文』也。」場中無錄舊者。

文勤視學浙省，其試題亦多觸景生情，機趣橫溢。試處州日，初場，知府不到，委同知點名，至次場，入謁，文勤曰：「太尊今日纔來。」對曰：「方從省下來，前不獲已，故命同知來。」彭曰：「來與不來，聽太尊自便，尚有童場，太尊能自來，益昭慎重。」知府曰：「敢不遵命。」是日，七學出題，自一字至七字止，「來」，「醫來」，「遠者來」，「送往迎來」，「厚往而薄來」，「不遠千里而來」，「而未嘗有顯者來」。其經題，則《易》為「七日來復」，《書》為「鳳凰來儀」，《詩》為「貽我來牟」，《春秋》為「郊子來朝」，《禮》為「禮聞來學」。各題皆有來字，則以是日問答之語多來字也。及試童生，聞郡中適有重案，遂以五刑命題，曰「以杖其徒」，曰「若流」，曰「則絞」，曰「而斬」。考次場，知府奉傳上省，仍委同知點名。文勤笑謂送考之教官曰：「太尊今日不來，真不獲已也。」是日所出題為「又其次也」，「委而去之」，「同其好惡」，「知其所止」，「來者不拒」，蓋每句之首一字，合成「又委同知來」五字也。次年科試某郡，點名畢，所留監場教官有二人，稟稱今日鄉宦某治喪，與有舊，不能不往。文勤笑而許之。俄頃，題出，曰「伯牛有疾」，曰「康子饋藥」，曰「子路請禱」，曰「充虞路問」，曰「右師往弔」。迨試金華，則九學同場，將命題，教官中偶稟他事，語雜仲四先生。問仲何人，曰：「武義歲貢，設帳郡齋者。」遂連書九題，曰「武王是也」，曰「義然後取」，曰「歲不我與」，曰「進不隱賢」，「士志於道」，曰「仲尼之徒」，曰「四體不動」，曰「先行其言」，曰「生之者眾」，合讀之，為「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」九字也。童生初場，分四仲，「微仲」，「虞仲」，「管仲」，「牧仲」。次場，諸教官耳語云：「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矣。」彭聞之，即書四題，曰「太王」，曰「尊賢」，曰「西子」，曰「席也」，補足「設帳郡齋」之語。覆試總題「仲王四年」。仲聞之，乃謂人曰：「宗師前後試題，不啻為我作小傳也。」

宋芷灣代人應院試

宋湘，字芷灣。未達時，以貧代人應試，被執。將荷枷示眾，宋求免，學使曰：汝「既能文，可現身說法，擬一破題，當釋

汝。」宋應曰：「加乎其身，自取之也。」學使曰：「文尚有乎？」宋又曰：「嘉樂君子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學使頷之，遂得釋。

桂陽瑤人應院試

桂陽州設有瑤學，有盤白鳳者，以博學能文，求試諸生。學使大異之，使人呂庠，給廩餼。

阮文達閱院試夾帶

阮文達公為學政時，搜出生童夾帶，必自加細閱，如係親手所抄，略有條理者，即予入學，如倩人抄錄，概為陳文者，照例罪斥。見曾文正《論子書》。文正並云：「作時文宜先講辭藻，欲求辭藻富麗，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話頭。」又云：「文人不可無手抄夾帶小本，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玄，亦皆分類手抄小冊也。」

鮑雙五以典故勉院試生

鮑雙五侍郎桂星以言失職，性伉爽。未第時，為涑水方氏主計，出入百萬，計無遺策，方氏賴之以富。其視學河南時，督課士子最勤，五更即朝服坐堂，校閱文字，以河南士風奔陋，故命題多以典故，誘士子勉於學也。其敘中州試牘有云：「士子奔陋不已，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，而國法隨之矣！」語雖激烈，亦見其中有苦心也。

李申耆應院試

李申耆應院試，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之，復梓其原場及覆試卷。刻成，九學諸生各給一本，曰：「歸家熟讀之，毋薄李生新進，老夫衡文半天下，未見有如李生者也。」

院試之試帖詩

某縣院試詩題為「多竹夏生寒」，某卷句云：「客來加煖帽，人至戴皮冠。」學使亟稱賞之，謂吐屬華貴，非尋常寒酸所能道。又「潤物細無聲」題，句云：「開門知地溼，閉戶鬧天晴。」某名士亦亟賞之，謂無聲二字，熨帖入妙。

七歲童生應院試

湖北某童年七歲初，次次觀場，自言功夫純熟。方應試，學使因取《四子書》各首句併作一題，「大學之道，天命之謂性，學而時習之，孟子見梁惠王」，老童應聲曰：「道本乎天，家修而廷獻也。」學使歎服。

吳大澂命院試題

光緒丙子、丁丑間，吳清卿中丞大澂督學甘肅，按試至蘭州。時左文襄公甫率師肅清關內，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。左固夙以漢諸葛亮自命者，平時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為亮，吳下車觀風，即以「諸葛大名垂宇宙」命題。左聞之大喜。次日，班見司道，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，其命題云何？司道具以對。左撚髭微笑，不語者久之，徐曰：「豈敢豈敢！」

王西莊隨父應歲科考

嘉定王西莊光祿封翁某，老諸生也。光祿未貴時，每屆歲科試，必與光祿偕赴，惟試輒不利，屢列榜尾，而光祿則翹然首出。某年應試，適父子同場，封翁語之曰：「今將吾與汝文字換贖，一試宗師眼力，何如？」光祿允之。既而榜發，光祿仍前列。迨光祿貴，封翁猶頂戴封銜，扶杖應試。時督學者為光祿同年，因離座揖曰：「老年伯正當婆娑風月，何自苦為？」封翁正色曰：「君過矣！大丈夫奮志科名，當自得之，若藉兒輩福，遽自暴棄，我甚恥也。」

歲科考忌翠珠字

溥良之任江蘇學政也，實以奧援而得之。忌諱尤深，歲科考詩中用翠珠等字樣者，雖佳文不錄也。幕賓憐多士之無辜被累也，試帖題，或采語錄，或用經書，則不避而自避矣。

歲考卷批語

生員歲考卷俱須解部，有一定批語，其一等者批曰清通，二者者批曰平通，三者者批曰亦通。

滿人歲考得寶絹

范文程當國時，滿洲子弟應歲考者分三等，上者寶絹二疋。

歲考文作彈詞體

有士子嗜彈詞成癖，與友朋語，信口動成開篇韻文。一日，學使按臨，歲試題為「子曰赤之適齊也」，合下一節，某久荒廢，日昃不能成一字，乃草草作一篇韻語以了事。文云：「聖人當下意生嗔，說兩旁弟子聽分明。記得那公西辭別鄰邦去，裘馬翩翩出國門。自古道雪中送炭真君子，錦上添花是小人。漫題子華使齊事，且說那為官得祿人。九百非多俸米給，不言量數闕疑文。他說道，耿耿此心天可表，師門效力理該應，堅推竟不受半毫分。」案發，置劣等。

夏醴谷拔某生歲考

乾隆時，夏醴谷督學楚中，歲試題「象日以殺舜為事」，有一生文云：「象不徒殺之以水而并殺之以火也，不徒殺之以火而又殺之以酒也。」幕客大笑，欲置劣等，夏不可。更閱其對，對云：「舜不得於母而遂不得於父也，舜雖不得於弟而幸有得於妹也。」夏以為通篇奇警，拔置一等。

歲考文杜撰古典

乾、嘉之際，漢學大行，能以《緯書》及《汲冢書》、《穆天子傳》等書入文，輒獲上選。黠者因偽撰典故，以愚試官，試官欲避空疏之誦，不敢問也。江左某生素滑稽，值彭文勤按臨歲試，某生亦赴試，場期前一日，偶與同院生出游，道旁有兩槐濃蔭蔽日，中一井，井畔有石，喜其清潤，因坐石傾談。其生忽有悟，曰：「此本地風光，即吾明日場中文料也。」同院生猶哂之。次日入試，榜發，果冠軍。案試卷觀之，小講起語即曰：「且自兩槐夾井以來」云云。以下皆杜撰語，而評語則極賞其典奧焉。

蔣劍人歲考忘題

寶山蔣劍人敦復，道、咸間名士也，與張文虎齊名。弱冠時，薄制舉文而不為，其父故老明經，督之彌嚴，欲其取科名以自顯。而蔣入場，喜弄狡獪，所為文，恆引用僻典，詭不入格，以是屢不售，放蕩不羈，時人咸目為狂生。某年歲試，其父於場前嚴厲訓誡，謂今科不獲雋，將置之死地。蔣入場，得題而忘其上下文，不知所出。時隔案者為某邑老童生，應試餘科未售，知蔣能文，徐察之，見其久不下筆，因與作寒暄，並謂之曰：「日旰矣，君何未作一字？殆有腹藁耶？」蔣以實告。某曰：「君如欲予背誦上下文者，則請代作起講提比以為酬。」蔣諾之。於是援筆揮灑，頃刻成二藝，以其一與某。案發，而二人皆獲雋。蔣詣某謝曰：「微君之力，則嚴父之責將不免。」自是投契，二人遂成忘年交。

張樹聲欠歲考

張樹聲以諸生佐戎幕，積功至封圻。光緒朝，撫某省時，忽得本籍教官來文，謂「歷欠歲考，並未有出學文憑，請來籍應試，以符功令」云云。張知其意，贈以數百金，事乃寢。

黃漱蘭考欠歲考生

黃漱蘭通政體芳督學江蘇時，有桃源諸生欠歲考者，欠至三次，教官已援例申請斥革矣。乃遞稟，歷敘其出省游幕實非有意規避等情，乞准補考，從寬免其斥革。黃允之。補考時，乃以「吾以汝為死矣」命題。

不葬親不許科考

邵二泉為江右提學，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考。又生員年少能文者，限其每季讀書若干。

陳文傑應經古試

阮文達試杭州時，適新製團扇成，紈素畫筆，頗極雅麗，遂以「仿宋畫院製團扇」命題，詩佳者許以扇贈。錢塘陳雲伯大令文傑方為諸生，賦詩最佳，即以扇與之，人稱為陳團扇。

名廉保試經古

南陽廉生吳某文戰每冠其郡，人以名廉保目之。某年歲考，經古題為「班馬【班固、司馬遷。】優劣論」，吳文有「嘗讀詩曰：『有車鄰鄰，有馬白顛。』此班馬也。」【吳蓋以班馬作花馬解。】且告人曰：「余此作，最能刻劃班字。」

以外國字入經古試卷

黃漱蘭督學江蘇時，有某生者，廩生也，試算學，用數目處，以亞拉伯字書之。黃閱之大怒，即懸牌曰：「某生以外國字入試卷，用夷變夏，心術殊不可問。著即停止其廩餼。」某遂以發狂死。

黃按試某府，得一卷，自始至終，皆書「之」字。時值端陽佳節，與幕客飲酒，因出此卷行令，曰：「有見而笑者，罰一巨觴。」眾諾之。及揭卷，則無不大笑，無不大醉。

李殿林評經古考卷語

光緒時，李殿林督學江蘇，按臨蘇屬，舉行歲試。某生以《四書》義見賞，其評語曰：「機圓調熟。」此與華金壽任山東學政時，評經解，曰：「不蔓不支，有書有筆。」可稱雙絕。某卷內用盧梭二字，李瞠目不知所謂，其幕友有知盧梭出處者，具告之。李軒髯笑曰：「何謂盧梭？此真是嚙嘛。嚙嘛，猶疙痞也。」發落日，鄒侍郎福保往謁，李延之入，譚及學堂一事，李曰：「方今異端日亟，公宜力與維持。」鄒對曰：某擬定一章程，其西學，以蒙學課本當之；其算學，以市間通行之大九九小九九當之，庶幾兩無所背。」李揖之曰：「我公妙論，可謂洞見其微，坐而言者，儻起而行，真能為士林造福也。」

王篤以默經試士

韓城王方伯篤，文端公孫也。道光朝，出視蜀學，以倫理課其行，以經史文韻考其藝，而尤重默經。舉子之熟習《□三經》者，皆得以自見，由是爭致力於實學，蓋原本於文端督浙學時之節目也。任滿，宣宗召對，以「無忝爾祖」勸之。

考古學之浙東三傑

乾隆季年，朱文正督學浙江，以古學見賞拔者，為臨海洪地齋坤暄，蕭山王畹馨紹蘭，東陽樓更一上層。三人齊名，稱為浙東三傑。

鄭祖琛以古學覆試

吳興鄭祖琛，字夢白，四五齡識字達數千。入塾，書過目成誦，年□四，應童子試。先入古學場，學使某，南宮名宿也，試以「蟹齋賦」。是題適為窗下舊作，時與亡兄某同課，得兩篇，均就業師某名士改正，遂錄其一。古學例不出童榜，學使以童年得此，疑非己出，懸牌提覆試。入場，復以「蟹齋賦」試之，鄭又錄其一。振筆疾書，須臾納卷出，某歎賞不已，遂拔置第一名入泮。次年逢大比，巡撫以事奏請學仗代監臨。舊說，監臨例得送紅封一卷。某以鄭卷進，榜發果前列。明春，連捷成進士，以三甲即用知縣，簽分江西，尋署星子縣，時年□七也。歷任繁劇，所至有聲，由州而府而道，旋擢某省按察。任滿勿遽入京，召見，奏對稱旨。不數日，授廣西布政使。蒞任後，除循例辦公外，每跌坐書室中，喃喃誦經，似皈依三寶者然。而政事廢弛，盜賊竊發，幸屬吏幹練，不至蔓延。迨洪秀全犯案逮獄，經年未結，而鄭已升廣西巡撫，兼署雲貴總督。年老事繁，日益頹唐，戒殺放生，視為因果。洪案株連甚多，鄭毅然釋之，遂構成□三省之兵禍，鄭亦不得以功名終。

誤解古學題義

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，按臨某郡，偶試古學詩，題為「柴」，「米」，「油」，「鹽」，「醬」，「醋」，「茶」七題。有一士所作詩，頗典切，惟所用典，皆切產婦。大怪之，細審其故，蓋緣題下有細注云：「須切家人生產事也。」張見之，軒渠不已。

錄遺試題

李芍農侍郎文田嘗任江西學政，錄遺日，出一題曰：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」又貢監遺場題，則為「吾欲二□而取一何如」？

陸清獻試儒學諸生

陸清獻公隴其令嘉定時，公暇輒詣庠，集諸生以朱子小學及程氏《讀書分年日程》授之。又擬策問一道，令諸生退而自考，務使為有體有用之學。試卷不分甲乙，略加評點而已。時教諭為桐城戴芳，自揣不及清獻，謂公實以親民之辛兼師儒之職，亦可見清獻之勤於敬教勸學矣。

黃漱蘭命優拔監題

黃漱蘭為江蘇學政時，命題之巧，往往出人意表。光緒乙酉科貢監錄科，新優拔貢與監生同場。貢題為「完廩」，監題為「捐堦」，皆出《孟子·萬章上》。繹其命題之意，蓋一則貼切新得優拔貢者，已出廩生之缺，一則貼切監生，以一百零八兩庫平銀捐一監照也。

優貢

優貢者，優行貢生之省文也。學使按臨所至，凡歲考名列一等之諸生，不論廩、增、附，得由各學教官擇其文行俱優者，出具考語保送，試於郡城之試院，復由學使甄錄其尤，於三年大比之後，試之於省，謂之提優。大省中六人，中省小省遞減。及入京朝考，取中者，一等用知縣，二等用教職，自願以知縣改教職者，聽。

詔舉優生

世祖時，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榜貢生，咸入國子監肄業。康熙壬寅，給事中晏楚瀾奏停鄉試副榜，而優生亦久不復舉。及徐元文為國子祭酒，始疏請學政間歲一舉優生，鄉試仍取副榜，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，時康熙庚戌也，自是著為令。

世宗諭學政以舉優

雍正丙午，世宗諭謂：「各省學政奉命課士，黜劣舉優，係其專責。嗣後學政三年任滿，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人，大省舉四五人，小省二人，送部引見，朕親加考試，酌量擢用。」

拔貢

科舉之有拔貢，始於明崇禎乙亥。初場試《四書》文二，經義文一，次場試論、表、策各一。國朝因之，每□二年一考，蓋西年也。凡諸生皆可自行報名應試，至學使按臨各郡，試以經解、詞章、制藝、試帖。西年赴省，則巡撫會同學使，局門考之。其取中者，府學各二人，縣學各一人。及入京朝考，一等用七品小京官或知縣，二等用知縣或教職，自願以教職雜職用者，聽，曰詢問班。欲以知縣請改教職者，亦聽之。

聖祖詔選拔

康熙丁丑，聖祖命直省選拔文行兼優之士，府學二名，州縣學一名，滿洲、蒙古二名，漢軍一名，為拔貢生。

世宗諭令六年選拔一次

雍正丁未，禮部奉諭旨：「直省拔貢，舊例，□二年題請舉行一次。後因各省學政不能秉公選取，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，於雍正元年時，特行一次。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，較其食廩淺深，挨次出貢，內多年力衰邁之人，欲得人材，必須選拔。著各省學臣於科考時，照例，府學拔取二名，縣學拔取一名，寧缺無濫。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，令其來京，朕將親加考驗，令人國子監肄業。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，將學政嚴加議處。嗣後六年選拔一次，國子監屆期題請候旨。」

世宗諭楊可鏡准作選拔

雍正庚戌，各省選拔生員至京，世宗派大臣秉公考試，分別等次進呈。有內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一卷，文理荒疏，經部議，

照例革去選拔。奉諭旨：「楊可鏡乃明臣楊漣之玄孫，昔順治四年，楊漣之子楊之易為江南松江府同知，遭提督吳勝兆之叛，捐軀殉難，凜然忠節，此即楊可鏡之曾祖也。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，其後嗣子孫，若稍能自立，品行無虧，雖文藝不工，亦當格外造就。楊可鏡准作選拔，赴國子監肄業，仍著禮部帶領引見。」

謝金圃識拔汪容甫

謝金圃督學江南，值乾隆丁酉方選拔。所拔如汪容甫中，顧文子九苞，陳理堂燮，程中之贊和，郭職民均，江秋史德量，劉又徐玉麟，宋首端綿初，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。時謗容甫者甚多，金圃違眾論，特拔之。容甫惡聞讟，每來謁，則戒司讟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。又嘗薦容甫於鮐使者，容甫偶不合，輒然去，金圃為之謝罪。嘗語人曰：「予之上容甫，爵也。如以學，予於容甫北面矣。」自是，明經文譽乃大起。

全謝山選拔

鄞縣全謝山太史祖望嘗以選拔入京，應朝考，載書數櫃，行至蘆溝橋，關吏發其裝，皆經、史、子、集也。吏恚曰：「我老矣，從未見此書獸。」停車擱擋。逾日至京，依其在都行醫之叔名蓉者以居。屋狹小，堆書積棟，四方知名士慕其能古文而造訪者，設一長凳延之。

江西某縣拔貢

江西某縣，自明創科舉以來，向未開科。咸、同間，有以拔貢中舉人大挑二等任某縣教諭者告歸，作拔貢舉人二等教諭牌四對，朝置門外，夕運廳事，日以為常。

恩貢歲貢

咸豐辛亥，御史王茂蔭奏稱遴選恩貢歲貢，請令學政於當貢之年，就各廩生中歷考優等最多者，選以充貢。禮部駁之。

世祖定鄉會試試題

順治乙酉，定鄉、會試三場試題之制。時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孳方為給事中，上疏論之，禮部議覆，略云：「明代舊制，考取舉人，第一場時文七篇，二場論一篇，表一篇，判五條，三場策五道。今應如科臣請減時文二篇，用時文五篇，於論表外，增用詩，去策改用奏疏。」世祖不允，命仍照舊例。初場，《四書》三題，《五經》各四題，士子各占一經。《四書》主朱子集註，《易》主程傳，《詩》主朱子本義，《書》主蔡傳，《春秋》主胡安國傳，《禮記》主陳澧集說。二場論一道，判五道，詔誥表內科一道。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，鄉、會試同。

鄉、會試日期，乃順治乙酉所定。以秋八月舉行鄉試，初九日第一場，□二日第二場，□五日第三場。先一日，放進點名。次日，交卷放出。春二月會試，各事與鄉試同，三場試題，俱如舊例。其《四書》第一題用《論語》，第二題用《中庸》，第三題用《孟子》。如第一題用《大學》，則第二題用《論語》，第三題用《孟子》。第一場試題，先將經書分段書籤，公同拈掣，如《論語》分為□段，主考掣得某段，即令房考於本段內各擬一題，仍書籤拈掣，餘題俱准此例。

欽命會試及順天鄉試題

國初，凡鄉、會試三場，俱由主考出題。自順治戊戌後，會試及順天鄉試頭場《四書》三題，由皇上欽命密封，送內簾官刊印頒發。

鄉會試不重策

鄉、會試雖有三場，實重首場，首場又重首篇，餘亦具文而已。然其弊亦自有由，第三場之策，每道不過三數百言，甚或即就題紙起稿。例如題為問「班氏《漢書》果何所本？《藝文志》與劉氏《七略》有何異同？《古今人表》何以不列今人可得而言之否？」則對者即曰：「班氏《漢書》實有所本，《藝文》與劉氏《七略》實有異同，《古今人表》不列今人，皆可得而言之。」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

宋《四朝聞見錄》謂高文炳好以藏頭策試士，士不能應，但以也字對者字。此風尤盛行於順天鄉闈。三場之策，但以也字易數字，餘虛字大抵仿此，謂之勾策題，亦曰「對空策」。故第三場極易畢事也。

光緒癸酉以後，始漸尚實策，蓋自石印書大行，諸士子率以對實策相矜。凡場中可用之書，無不攜入，甚或一人不能勝，則糾合數人為之。各認一道，互相易換，惟策首數句及篇中諸虛字，略為改易而已。試官閱至第三場，已昏昏欲睡，況又遇此千手雷同之作，欲其過目，烏可得哉？

鄉會試五門發策題

道光癸卯，兩廣總督祁恭恪公王貢請於鄉，會試策問五道，定為五門發題，曰博通史鑑，曰精熟韜鈴，曰製器通算，曰洞知陰陽占候，曰熟諳輿圖情形。禮部駁之。

順天鄉會試薦卷加批

順天鄉試及會試同考薦卷，向不許夾有批語。道光壬午九月，有旨，令以後考官薦卷加批，從御史王松年請也。

鄉會試有副榜

鄉、會試之副榜，明代曰激賞。順治乙酉，定取中副榜之制。鄉、會試卷，有文理優長於額數者取作副榜，與正榜同發。凡中副榜者，免其廷試，即由禮部咨送吏部授職。

戊子，世祖諭知廩生中副榜者，貢至吏部謁選，其最者以推官用，次知縣，次州佐。增、廣、附生中副榜者，入成均讀書，滿一年，送吏部歷事考用，與廩生同，後不為例。計順治甲午、丁酉、庚子三科，皆舉行，至康熙癸卯、丙午、己酉，遂不許立副榜名色。至壬子，大司成某復請舉行，如甲午例，上允行。其後僅鄉試有副榜，會試無之，惟於所中進士外，挑取謄錄而已。

青年鄉會試科目

青年得科目者，順治丁亥，王文靖熙年二□；乙未，伊文端桑阿年□六；戊戌，陳文貞廷敬年二□。康熙癸丑，徐文定元夢年□八，納蘭侍衛成德年□九；己未，李丹壑孚青年□六；辛未，黃崑圃叔琳年二□；庚辰，史文靖貽直年□九；壬辰，舒大成年□八；辛丑，勵宗萬年□七。雍正庚戌，嵇文恭璜年二□。乾隆丁巳，德定園保年□九；乙丑，夢侍郎麟年□八；戊辰，朱文正珪年□八；壬申，熊恩絨年二□；甲戌，戈太僕源年□九；丁丑，彭紹升年□八；辛巳，秦司寇承恩年二□；丙戌，祥布政鼎年二□；甲辰，蔣制府攸銛年□九，文侍郎寧年□八；丁未，何太守元煊年□九，其弟寧夏府知府道生年□八，同中式。嘉慶己未，張侍郎麟年□八。道光以後亦有之。

宗室鄉會試科目

康熙初，置宗室科目，不久停止。乾隆乙丑，復設，中達麟圖；戊辰，中良誠；辛未，中玉鼎柱。後達以侍班失儀罷，遂停文科目。嘉慶己未，仁宗親政，從肅親王請，復設鄉、會試。壬戌，中果齊斯歡、慧端、德朋阿三人。果為鄭恭王胞姪，慧為簡良王曾孫，德為良祭酒子，皆入詞林，一時稱盛。後累科皆中二三人。果洊至戶部侍郎，德至左庶子，惟慧以散館降職，任宗人府理事官。

鄉會試改策論表判

康熙癸卯八月，禮部遵旨議覆鄉、會考試停止八股文，改用策、論、表、判。頭場策五篇，二場論二篇，表一篇，判五道，以甲辰科為始，從之。自是以至丁未會試皆然，尋復之。

乾隆後滿洲鄉會試科目

乾隆以來，滿洲科目最盛者，首屬索綽絡文恭公觀保，與其弟文莊公德保，同登進士，子孫亦科名不絕。其次則屬他塔拉刺史

善達，與其叔觀察嵩齡，同登辛巳進士，其姪中丞文幹，復中甲辰進士。文短小精悍，胸多智略，登第時，年甫十八，以資至少宗伯，未為廩仕也。善時藝，下筆如飛，皆宗陳金正軌，不趨時尚。任金吾時，盜賊斂跡。督學浙江，試文萬卷，親自披擲，不假人手，蔣香杜舍人在其幕中，偶有所誣諉，大怒，立逐出之。朝時議皆剛正，成哲王笑曰：「若遠皋者，可為忠矣。」後出撫河南，以嚴刻故，屬吏摭拾其事，劾罷。嘉慶朝，授西藏辦事大臣，未逾年受瘴癘卒。

鄉會試之龍虎榜

道光某科，粵之舉人，第四十八名盧慶龍，第七名為黃虎拜，人稱龍虎榜。而康熙癸巳秋八月，萬壽恩科會試，時亦稱龍虎榜，以第一名孫見龍，第二名黃文虎也。

世宗復浙人鄉會試

雍正丙午，世宗以浙人查嗣庭、汪景祺詩文悖逆，風氣惡薄，於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。戊申，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，時奉命持節至者，為大宗丞奉天王國棟。未幾，王與總督彭城李衛學使、交河王蘭生先後上言浙人感天子教育之恩，洗心滌慮，痛自前除，而復科一事，尚未得聞以請。會武威孫詔守寧波，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為尚，有倚託青衿，不急國課作四民倡者，其罪尤甚。因下令於試士時，先使有司覈報，苟有此輩，即令停試。已而學使行部至甬，聞孫所行，善之，檄行通省，是歲浙人之課為天下最。世宗已嘉浙人自新之速，聞是事大喜，即降旨准復開科。

世宗加恩鄉會試士子

雍正庚戌科會試，特命廣額四百名。又會試之前奉諭，凡雍正己酉大臣子弟鄉試失舉者，采中二名。又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，奉旨，每額一名，加中一名，有零者亦加一名。

鄉會試中式不分經

乾隆丁未，停鄉、會試分經中式之例。每科以一經命題，將《五經》輪流分試，俟輪試畢後，即以《五經》出題，並定添注塗改不得過百字等例。

錢鐸石鄉會試題同

秀水錢鐸石侍郎載於雍正壬子浙江鄉試中副車，乾隆壬辰會試在八月，舉進士。而是科會試之題與壬子浙闈之題同，且同在八月，更奇。會試之舉於秋，實僅見也。

朱鴻灝鄉會試題同名次同

咸豐己未，福建鄉試題為「大學之道」四字，明年庚申會試題適與之同。閩人朱鴻灝未、申聯捷，均中第六名，蓋題同而名次亦同也。

鄉會試卷重公羊

制藝中之講《公羊》者，自光緒戊子江南鄉試始。主考為李芍農侍郎文田、王可莊太守仁堪，皆崇尚經學者，故所取士，如費念慈、李傳元、江標，皆表表者也。次年己丑會試，總裁為潘文勤公祖蔭，正場首藝，凡發揮《公羊》「王魯」之義者，無不獲售，江南連捷者至十餘人。癸巳，費充浙江副考，所取之士，如錢保壽、鄒壽祺，皆治《公羊》學者。榜後，謠誣大興，議者至疑為關節。實則其時數科內博取科名者，有兩大祕訣，純正者摹仿管韞山文稿，新奇者治《公羊》家言，尤以何氏《公羊釋例》一書為最善本，蓋體例詳明，而文采亦不枯寂也。

鄉會試之號軍

會試及順天鄉試之頭場，於未點名前，先點號軍，輒見垢穢之流，千百蜂擁而入。即有數名差役，持鞭棒雜打之，有不畏打者輒衝而入，如畏打稍逡巡，俄而額滿，被驅矣。人多不解其故。蓋充號軍者，須由所司先給腰牌。買此牌，已須銀一二兩，而貨牌者，又必溢額多售，故必嚴杖之，使不能逕入，一俟點訖，即便喝止。其幸得入場者，所得賞錢，不足抵牌費，勢不得不取償於竊盜，故北闈號軍之竊盜，遠過於各省。

南闈號軍竊物甚少，間有之，亦惟食物小器而已。北闈則衣服貴重物，無不偷竊。且互相容隱，互相傳遞，甚有前號竊物遞交後號者，故查獲甚難。又凡士子出場時，寄頓之物，往往為所乾沒，若煙槍違禁之物，則直取之，且敢用辭以相恫嚇。然士子待號軍之惡，亦十倍於南闈，甚至有痛毆之而折其臂者。

游學生之進士舉人

自光緒乙巳七月詔停科舉以後，進士舉人之名稱悉已消滅。而是年六月，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，賞金邦平等進士舉人出身有差，【自是每歲試游學生以為常】則猶沿科舉之舊也。

至宣統己酉，乃始有明文之規定，蓋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章程出，中有分等給獎一條。列最優等者獎給進士，列優等中等者獎給舉人，各冠以某學科字樣，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、文科舉人，他科仿此。

補給游學生進士舉人

宣統己酉二月，賞給游學專門詹天佑、嚴復等進士舉人有差。以詹、嚴為游學生之先進，故補給之。詹，粵人。嚴，閩人。

蒲留仙論鄉試情形

淄川蒲松齡，字留仙，曾撰有論鄉試情形之文，文云：「秀才入闈，有七似焉。初入時，白足提籃似丐。唱名時，官呵隸罵似囚。其歸號舍也，孔孔伸頭，房房露腳，似秋末之冷蜂。其出闈場也，神情愴恍，天地異色，似出籠之病鳥。迨望報也，草大皆驚，夢想亦幻，時作一得志想，則頃刻而樓閣俱成；作一失意想，則瞬息而骸骨已朽。此際行坐難安，則似破繫之猿。忽然而飛騎傳入，報條無我，此時神情猝變，嗒然若死，則似食甘毒之蠅，弄之亦不覺也。初失志，心灰意敗，大罵司衡無目。筆墨無靈，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，炬之不已，而碎踏之，踏之不已，而投之濁流。從此披髮入山，面向石壁，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，定當操戈逐之。無何，日漸遠，氣漸平，技又漸癢，遂似破卵鳩，只得銜木營巢，從新另抱矣。」

各省鄉試之中額

本朝之有鄉試，始於順治乙酉，所定中額，順天一百六十八名，內貝字號一百五十五名，北皿字號四十八名，且字號三名，夾字號二名；江南一百六十三名，內南皿字號三十八名；浙江一百零七名；江西一百三十三名；湖廣一百零六名；福建一百零五名；河南九十四名；山東九十三名；廣東八十六名；四川八十四名；山西七十九名；陝西七十九名；廣西六十六名；雲南五十四名；貴州四十四名。又以南國子監既裁，應將監生中額歸併國子監。嗣經各省以及各字號屢經增減不一，至乾隆甲子，通行裁減各省中額，議準酌定滿字號二十七名，合字號二名，共加《五經》遺額二名。夾字號四名，且字號四名，貝字號一百零二名，南皿三十六名，北皿三十六名，共加《五經》遺額四名。中皿無定額，每二卷取中一名，山東六十九名，山西六十六名，河南七十一名，江南一百零四名，浙江九十四名，江西九十四名，福建八十五名，湖北四十七名，湖南四十五名，外一名。南北輪中，陝西六十一名，四川六十六名，廣東七十一名，廣西四十五名，雲南五十四名，貴州四十四名。

額定諸生鄉試之名數

凡應鄉試之諸生，須先經提學考試，精通三場，始可入闈。順治乙酉正月，定直省額中舉人一名，取應試諸生三十名。康熙庚午，覆准江南、浙江每舉人一名，送應試諸生六十名。辛未，加至百名。乾隆甲子，議定直隸、江南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廣、福建為大省，八十八名；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廣東、陝西、四川為中省，六十六名；廣西、雲南、貴州為小省，五十五名。丁卯，議定直隸改照山東例，取六十六名。又敕加恩，每副榜一名，應試諸生，大省加取四十四名，中省加取三十三名，小省加取二十二名。

楊某為歪頭舉人

順治丁酉江南鄉試，吳中有楊姓者獲雋，因其頭歪，人呼之為歪頭舉人，並為七字吟以贈之，曰：「側，吹笛，聽隔壁，思量弗出，頸裏摸跳虱，圈棚船立弗查，我是梁山阮小七。」此詩第五六句，皆吳諺，非吳人不能解也。

山左鄉試之策

順、康間，山左諸生某入秋闈，策問天文，不能悉，偶憶地理一篇，遂以塞白，自謂必無望矣。榜發中式，及領卷，閱之，批云：「題問天文而兼言地理，可稱博雅之士。」

旗人繙譯鄉試

康熙乙巳，復行滿洲、蒙古、漢軍繙譯鄉試。

高宗夙善滿語，於繙譯講習最深。然嘗謂國初惟以滿語為本，繙譯為後所增設，實非急務，故屢停繙譯科目，自戊寅至戊戌二〇年，未嘗舉行。後阿文成公桂以旗籍諸生出身無所，奏請開繙譯鄉試以勉旗人上進，然非上意也。

翰林學士有習國書者，國書即滿文也。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，故須專心熟習，辨析精微，積學功深，與年俱進，始為不負所選。康熙朝館選之例，庶吉士年四〇五以下者，悉令分讀國書。及世宗御極，則每科僅擇年少資敏者〇餘人，蓋取其年富力強，可收記誦繙譯之效也。而庶常甫經散館，遂謂無從考驗，束置高閣，以致教習三年，轉為虛設。至道光戊戌，穆彰阿當國時停止，同治朝，復有繙譯舉人矣。

藩下諸生多得鄉舉

康熙丙午，閩人粘本盛以禮科給事典試雲南。時功令，凡旗人不第者，勒令披甲。吳三桂藩下多貴遊子弟，可五百人，吳選二百人送入闈，待粘有加禮，屬其破額廣收。於是藩下諸生之中式者，多至二百五〇餘。

時有某者年八〇，請與試，吳以其老，不許，乃固請曰：「生自東髮奮志，雖老，不少衰。科名遲速有定，王亦何惜一席地，令志士齎志不遇乎？」吳不得已，并送之。及試畢，受卷官視其卷，文無疵，字亦工，異之。揭曉日，拆卷至三〇四名，某已中矣。

隨宦子弟得與所在地鄉試

康熙王子科，廣西鄉試，中式第〇二名賈錫爵，滿洲人，廣西無駐防，賈隨宦於桂耳。蓋是時隨宦子弟，固准與於所在地之鄉試也。

聖祖特送潘蘊洪鄉試

潘蘊洪，字函三，湖州諸生。其人庠時，名第一，至京師，應御試，入修書館，復第一。以未入太學，例不得試京兆，聖祖特命內閣下其名於禮部，送棘闈，群士皆驚訝。潘自負才望，謂科名可唾手得，及數試不售，而同館士強半舉甲乙科，大慚而減食飲。方望溪侍郎苞語之曰：「士果自負，當與百代人絮短長，今直省鄉貢，間三歲必千餘人，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？」

朱文端鄉試領解

高安朱文端公軾以康熙癸酉領江西解，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，評語嘉賞極至，末云：「曠世逸才，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。」拔冠多士，以為振靡起衰之式。宋為大學士文恪公子，揭曉相見，歎曰：「河目海口，昔惟先公，今見吾子矣。」

黃章百歲應鄉試

康熙己卯順天鄉試，廣東貢生黃章應舉，時年已百歲。入闈時，大書「百歲觀場」四字於燈，令其曾孫為之前導。

馬世琪鄉試繳白卷

馬世琪夙以工制舉文名於江南。未遇時，某年應鄉試，試題為「淵淵其淵」。馬求勝之心太切，不肯輕易落筆，至次日，尚無一字。時已放牌，舉子紛紛出闈矣，馬口占一詩，題於卷曰：「淵淵其淵實難題，悶煞江南馬世琪。一本白卷交還你，狀元歸去馬如飛。」揚長而出。至後科，竟聯捷，大魁天下。

馮青門不應鄉試

康熙壬午，張洗馬豫章典試河南，命下，都下諸名宿語洗馬曰：「汝能闈中摸索，得馮青門乎，則為明目，否則瞽。」洗馬曰：「青門，吾故人也。老眼無花，吾敢自負。」及榜發，不見青門名，乃造廬以訪之。青門曰：「吾自江南省墓歸，聞君為考官，已早避矣。」兩人相視而笑。青門，名震生。

張仕敬以文秀才舉武鄉試

張仕敬，字儼庵，一字覺夫，祿勸之他頗人也。其先本安氏，安氏故出火濟。漢季，助丞相諸葛亮南征有功，封於羅甸，世長烏蠻，滇黔土官安氏皆其後也。仕敬祖肫，由尋甸守分牧霑益。在宋時，其後分駐祿勸之補知絞擺他頗，始氏張。之明開滇，張以地歸順，世為他頗望族，其祖興國以軍功得官守備，駐省城，興國卒於官。父明鑑復歸他頗，他頗之民純而毅，就約束，張氏之教也。仕敬少好讀書，有文采，補諸生，俗所謂文秀才也。康熙庚子，舉雲南武鄉試。時魏翥國、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，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，有事每倚重仕敬也。

吳日永改名失鄉舉

吳日永，字旦清，華亭諸生也。嘗夢神語曰：「改名三省，可獲雋。」康熙乙卯鄉試揭曉，至公堂填榜，唱吳三省名，監臨愕然，乃屏去，時吳三桂方稱兵犯順也。後三省得宜興訓導，升溧陽教諭，以終。子之斌能作擊窠，游閩，冒籍，入延平府學。

鄉試分編字號

乾隆丙辰，禮部議准順天鄉試血字號，分南血北血中血取中。順天鄉試除北血南血字號，照舊額各取三〇九名外，其雲南、貴州、四川、廣西另編中血字號。〇五名取中一名，零數過半，准加中一名，人數不及〇五，仍附入南血，毋庸另編中血字號。

順天鄉試分編字號名目，以辨省分：曰貝，直隸生員也；曰北血，奉天、直隸、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陝西貢監生也；曰南血，江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廣、廣東貢監生也；曰中血，雲南、貴州、四川、廣西貢監生也。曰夾，奉天也；曰旦，宣化也；曰鹵，天津商籍赴試者也。而山東鄉試有耳字號，則孔、顏、曾、孟四氏也。陝西鄉試有丁字號，則寧夏府也。聿左字號，合關內之敘州關外之安肅、鎮西、迪化而統計之也。聿右字號，甘州西寧也。每試，聿左右各輪一科，科中一卷肅也。福建鄉試有至字號，謂臺灣也。於試卷送入內簾時，畫疆分界，因地取材，以平解額，庶不致豐茲嗇彼，羸絀懸殊，有得失偏枯之患，此咸豐以前之辦法也。及陝、甘分省鄉試，臺灣割畀日本，聿、至兩字號於是撤銷。

蘇瑞一以治春秋捷鄉試

乾隆戊午，聞棠典試江西，以夙知蘇瑞一治《春秋》，欲得之，徧檢《春秋》房，無佳文，搜遺，得一卷，已塗抹狼藉矣。愕然曰：「非老名宿，焉能辦此？」拔冠房首，榜發，果蘇也。放榜之夕，諸報喜者皆不往，曰：「蘇先生中，人誰不知，焉用報？」黎明，其門人市題名錄，始知之。蘇曰：「余文艱滯，自分不售，今既得售，然何為置第五？」沈吟久之，乃徐徐冠服出門去。其姻家吳寅谷往賀，不值，候至巳刻，歸，則極稱解元王定九文，嘖嘖不去口，因為寅谷朗誦一徧，指謂某處好，某處勝余遠甚。谷固好學，聞其稱善處，輒求覆誦，遂援筆默寫一篇，且加評點以示。蓋其出門時，詢知王住處，即乞其草藁，讀一過，即能背誦也。

袁子才捐監應鄉試

錢塘袁子才太史枚宏博報罷，留京師，在嵇文恭公墳邸中訓蒙，歲脩錢二〇四千。同徵友之已貴者醞資為之捐監，乃得應乾隆

戊午順天鄉試，得雋。己未，聯捷成進士，入詞林，以未嫻滿文，散館外用。

朱文正□七得鄉舉

大興朱文正公珪年□七，中鄉舉，榜發後，謁座師阿文勤公。文勤曰：「子年少，而魄力大似先師安溪李文貞公。」又謁劉文正公，亦大歎賞。翼日，招至第，命與公子文清公同題壁間《狻猊噬虎圖》，用東坡《石鼓詩》韻。詩成，文正讀至「東龍西龍鬪赤日，白鬚老蛟碎玉斗」句，大叫曰：「真長吉語！」有頃，復正色曰：「子詩文已成家，留心經濟，必成偉人。」

順天鄉試卷多曳白

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前期，高宗以懷挾擬題之風日甚，思懲之，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，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。士子褻及褻衣，貢院內外，枷杻相屬，比日晡，受卷入場者寥寥也。時士子多退歸寓舍，將就寢矣。忽傳一體放進，欽命題下，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，下詔切責，並裁減各省中額有差。

順天鄉試擬題

康熙時，凡應京兆試者，擬《四書》題，□得五六，經文後場，祕藏硯燭中攜入。雍正時，稍變陋習，而題拘忌諱，擬者亦□得四五。乾隆甲子，順天鄉試嚴禁懷挾，特命舒赫德、哈達哈二人監視，辦根穀道，無不搜及，二三場散去者千餘人。

鄉試落第舉子謁主司

故事，每科各直省鄉試，揭曉後，中式者謁見典試，絕無不第者與焉。惟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文章德業為世儒宗，乾隆丙辰，薦宏博，授編修，某科典湖北試，闈中落卷亦一一別其純疵，明白批示，發卷後，下第士子率求見，咸指以要領，各得其意而去。有劉龍光者，聞其講論，感激欣喜至泣下，次科聯捷，成進士，歷官御史，終其身，執弟子禮不衰。

鄉試呈薦官卷

各省鄉試官生之卷，□九呈薦，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誥以官生應試時。乾隆庚辰秋，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，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，得一卷呈介。介不取，某曰：「觀其詞采富麗，必董公子也。」介大怒曰：「科場法至嚴肅，果爾，即奏聞。」賴文定力為寬解，乃悉取官卷，付介去取，自此沿為成例。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，而外省亦然矣。

劉鳳誥改鄉試卷

劉侍郎鳳誥督學浙江，胥吏徐某，故業齷，子聰慧，既入泮，謀舉鄉試，會巡撫他出，奏以劉入闈監臨。胥子徧賄諸官吏，既入闈，先以文藁呈劉，劉為點竄之，無何，果擬中元。而胥所為頗洩，多口沸騰，未揭曉，諸考生先榜姓名於撫署，劉懼，急削之。

順天鄉試之解元

順天鄉試，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□卷。乾隆辛卯，高宗以解元文甚不佳，移第三，以南元為第一。發卷出，奏事太監曹某奏稱順天鄉榜向以順天人置第一，乃易還之。

四書詩題同在鄉試首場

乾隆癸卯順天鄉試考官三人，同考官□八人，皆用翰林出身，誠詞林盛事。以《四書》題、詩題同在首場，亦是科始。

孫淵如得丙午鄉舉

乾隆丙午，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應江南鄉試，主司朱文正公將出京，與彭文勤公約，謂吾此行，必得汪中孫星衍。榜發，果得孫於經策中。中，字容甫，江都人。

王健寒九□九歲應鄉試

乾隆時，番禺縣學生王健寒年九□九，尚應鄉試，握筆為文，翁方綱曾記以詩。

鄉試老少同榜

乾隆時，粵東諸生謝啟祚年九□八，猶入秋闈，以年例，當早邀恩賜，大吏每列其名，輒力卻之曰：「科名，定分也。老手未頽，安見此生不為耆儒一吐氣乎？」丙午鄉試，果中式，謝戲作《老女出嫁》詩云：「行年九□八，出嫁不勝羞。照鏡花生鬢，持梳雪滿頭。自知真處子，人號老風流。寄語青春女，休誇早好逑。」謝嘗以「半百子孫圖」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。及百有二歲，朱文正公珪以聞，詔加編修，賜「壽禹昌文」匾。丁未應會試，特恩授司業銜。己酉，恭祝高宗八旬萬壽，晉秋鴻臚卿，瀕行，賜詩額以寵之。又□數年卒，蓋壽近百二□歲矣。有見其硃卷履歷者，先後三娶二媵，舉□三男，□二女，孫二□九人，曾孫三□八人，玄孫二人。

是科，番禺劉樸石孝廉彬華則以年僅□五而中式，老少同榜，年齡相距為八□三年。撫軍某《鹿鳴宴紀盛》詩，有「老人南極天邊見，童子春風座上來」句。

沈惟熙未冠賜舉人

沈文愨公德潛於儒臣中最稱晚達。嘗訓其孫惟熙曰：「汝未冠，蒙皇上欽賜舉人，亦知而翁鄉試時，固□七次落第秀才乎？」蓋文愨年六□有六，始膺鄉舉也。

馮潛齋重赴鹿鳴

馮潛齋，名成修，廣東人。幼牧牛，年三□四，始游庠。逾年，登賢書，聯捷，點庶常，改部曹，典蜀試。又典閩試，得藍彩元作解首。

先是，藍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，必欲中元，因與正主司不合，爭之不得，尚書曰：「姑置之，此人不中元，吾不信也。」闈二□年，果發解，王大喜而藍老矣。

馮督學貴州，旋罷歸。好論文，有馮八股之目。年九□餘始卒。乾隆壬寅八表，與夫人同庚，康健無恙，屆結禡周甲之期，戚友門生咸集稱慶，重行花燭交拜之禮。自署其門云：「子未必尚，孫未必賢，屢忝科名，只為老年娛晚景；夫豈能剛，妻豈能順，重燒花燭，幸邀天眷錫遐齡。」至王子，重赴鹿鳴。

浙江鄉試誤出經題

乾隆甲寅，浙江鄉試《易經》題，誤出「離為目為火」。

杜奎熾書鄉試策後

杜奎熾，昌黎狂生也，以狂死。嘉慶戊辰，應鄉試，書策後千餘言，言：「直隸官吏不能奉宣德意，旗民買漢人田免租，漢人買旗民田沒其田，且治罪，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。」又：「民遇飢饉，毋得攜族過山海關，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。」又言：「後之人君，不以一權與人，大小事必從中覆。臣下皆無所作為，委成敗於天子，不能給則委之律例。故權之名出於天子，而其實則出於吏，與其權出於吏，無寧分其權於臣。」

書聞，大臣訊之曰：「汝年少，不知為此言，必受人指使。言之，當免罪。」奎熾大言曰：「奎熾所言，皆忠孝事，天生之，孔孟教之，何者為指使？奎熾生□八年，今乃知孔孟為千古忠孝訟師。」訊者皆噤且怒，或叱曰：「汝沽名耳！何知忠孝？」奎熾曰：「然。奎熾誠沽名，然奎熾今死矣。公等為宰輔，受大恩，萬一樹牙頰，論列是非，朝廷念大體，當不死，輕者罰一歲俸，至款段出都門，極矣。公等愛一歲俸，不沽名，奎熾以性命沽名，奎熾誠沽名也。」遂罷訊。

房官誤會鄉試卷文

世俗以夫婦好合之事為敦倫，以使令奴僕為飭紀。嘉慶己卯，浙江鄉試，某房官閱文，見有「飭紀敦倫」句，大駭曰：「敦倫豈可飭紀？怪誕極矣！」亟以筆直抹之。

魏默深得順天鄉舉

道光辛巳，桐城光聰譜與膠州張曾靄鐵橋為順天鄉試同考官，首題「上長長而民興弟」。張得一卷，卓犖奇肆，薦之戴可亭相國敦元，極為推賞。旋因內用「尺布之謠」四字，嫌係漢事，抑置副榜。逮填榜，知為湖南名士魏源，大為扼腕，然魏即於下科中式順天榜第二名矣。魏，字默深，邵陽人。

俞理初鄉試紅卷

黟縣俞理初正變博學久困，道光辛巳江南鄉試，監臨蘇撫某備論□六同考官，謂某字號試卷必留意，蓋紅號試卷，外簾有名冊可稽，故監臨知之也。是科正主考為湯文端公金釗，副主考為熊遇泰，同考某呈薦於熊，並述監臨之言。熊大怒曰：「他人得賄，而我居其名，吾寧為是？中丞其如予何？」遂擯棄不閱。同考不敢再瀆，默然而退，以為卷既薦，吾無責焉矣。填榜日，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，中丞問兩主司，某字號卷曾中式否？湯曰：「吾未之見也。」熊莞爾而笑曰：「此徽州卷，其殆鹽商之子耶？」監臨曰：「鄙人誠愚陋，抑何至是？此乃黟縣俞正變，皖省積學之士，罕有倫比者也。」熊爽然，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，以俞卷易之，未嘗閱其文字也。俞遂中式。

吳廷珪得江西鄉舉

道光辛巳，江西鄉闈解元為吳廷珪，浮梁人。當嘉慶辛酉鄉試時，主司極賞其文，拔置第一。將發榜，忽失其卷，徧搜不獲，乃易一人。撤闈後，主司檢行李，於帳頂得一卷，乃初中第一之卷也，懷恨久之。自是試輒不利，然越二□年而仍獲解首焉。

林文忠創設鄉試信礮

江南人文甲於各省，每鄉試，合江寧、江蘇、安徽三布政司所屬士子，恆萬六七千人，入鎖院時，唱名授卷，竭一晝夜之力未能竣事，有擁擠顛仆者。某科侯官林文忠公則徐以兩江總督入闈為監臨，創設信礮，立燈牌，陰以兵法部勒之，日晡而點名畢矣。

春鳳池不得鄉試魁選

駐防各省之八旗人士，例得與於所在地之省闈，與漢人一體鄉試，名次亦列入其間，仕不得在前□八名。前□八名者，除第一名為解元外，餘謂之經魁，蓋士子得專一經也。江南鄉試同考官分□八房，□八房所中之卷各有一最優者，即以□八房之次序，第其先後，故曰經魁。蒙古春元，字鳳池，長於文學，中道光癸卯江南鄉試第□九名舉人，座師祁文端公嵩藻、賈文端公楨極擊賞其卷，以格於例，未及置魁選為恨。咸豐癸丑，大挑二等，得七品小京官，改光祿寺署丞，春於是時已絕意進取，優游於鎮江之金焦、北固間矣。子善彰，國子監博士。善廣，內閣中書，歷權浙江之西安、浦江縣知縣，皆以科第起家。善康，未仕，隱於商。善述、善餘均太學生。善揚，附生，畢業於江蘇師範學校。

五人以關節得鄉舉

道光甲辰恩科江南鄉試，青浦中式者五：曰陳瑒，曰葛桐銜，曰王映江，曰諸成琮，曰王浩。當赴試時，五人實同舟。至金陵，泊舟下關，有一蒼頭誤送一函至，五人啟視之，則關節也。乃送某巨公之子者，謂今科闈藝須用《尚書》。遂亟封其書，還其人，而祕之。及入闈，五人得題，委按《尚書》意義，力為詮發。榜發，果皆售，蓋皆於無意中得之也。

然五人中，多漢學名家。瑒，字小蓮，精研六書，具有神悟，晚習九章術，自號六九學人。學使曾批其文，謂為大江南北第一。桐銜，字稚侯，年最少。映江，字永伯，湛深經學，尤深於《書》，著有《顧命康王之誥》考辨大旨。成琮，字彥卿，亦以文鳴，熟精注疏。浩，字荊門，通六書，精考證。惟桐銜之文，為人所捉刀也。

江南鄉試之麗六卷

崑山徐朗齋大令鑠慶，健庵尚書裔孫也，有雋才，跡弛不羈。道光己酉，鄉試二場畢後，飲於秦淮妓艇，大醉不醒，三場誤點名，未入闈而其卷已掄元矣。闈中徧求三場卷不得，主司歎惋累日。刊程墨時，錄其文於解首之前，不刊名而刊紅號，曰「麗六」。徐賦詩云：「虛名麗六流傳徧，下第江南第一人。」

翁叔平喜罵鄉試監生

咸豐戊午，翁叔平協揆同蘇與潘文勤同典陝西試，二人故姻好也。並坐一堂閱卷，翁得劣卷，橫抹，大聲罵曰：「此必監生卷。」潘言於翁曰：「來朝，將與君分堂閱卷。」翁請故，曰：「子誠大秀才拔貢生，我乃監生，不堪遭君罵也。」翁大笑，允改口，然越數日而罵如初矣。

陸涪為歪頭舉人

蘇州陸涪工制藝，鄉試屢不第，益發憤讀書。某歲，遇大比，將行前一日，焚香告天曰：「某半生辛苦，不能博一第，如命中應有此福，雖遲數年無害；脫令無也，願略減壽算以易之，俾白屋儒生，亦有吐氣揚眉之一日。」禱訖，伏地大哭。是年，果中式。未久即病死。陸頸有創痕，頭常於欹一面。相傳陸於粵寇擾蘇時，奔避不及，一寇以利刃砍頸，深入數寸，不絕者三分之一，暈仆於地，越一晝夜始蘇，砍處已為頸血凝合，遂得不死。然其頭已偏而不正，人謂之歪頭舉人。

江南冬行鄉試

同治甲子夏，江寧既克，粵寇平。及冬，江督曾文正公國藩奏請補行江南鄉試，藉以鳩集流亡也。不以八月而以冬，故不曰秋闈而曰冬闈。解元為江璧，第三人為吳大澂，文正與主司劉琨相慶，謂江璧二字，適為江南肅清之義，蓋至是而長江流域完璧歸趙也。吳大澂三字，蓋至是而三吳澄清也。吳，字清卿，後官湖南巡撫。

滄粟為人得鄉舉

光緒初，山右郝某富甲一邑，解風雅，好客。有二子，長者年弱冠，延某孝廉為師。孝廉學淹博，負時譽，廉靜寡欲，有古君子風，以故賓主甚相得。一日，有客訪郝，郝臥未起，客翩然入塾，孝廉與之談，滔滔清辯，如讀破萬卷書者，孝廉雅重之，恨相見晚。未幾，郝出見，客先道嚮慕之忱，而後述來意，蓋于役罄資斧，來假白金三千者。主人慨諾，問客曰：「尊紀安在？取攜便否？」客曰：「隻身萬里，無僕役，行將如太原，書券向錢肆付可矣。」郝如其言與之，拱手而去。孝廉謂郝曰：「公誠慷慨，然不相識者與以三千金，異日來者求無厭，殊可慮耳！」主人曰：「客目光如電，吐屬又類書生，殆俠義之徒。與之，所失不過三千金，不與，則禍且不測。」孝廉默然，心中未嘗不訝客之來突如，郝之與傷惠也。

閱數月，有以書遺郝者，啟視，則客謝札，尾云：「令郎俊秀非凡品，擬為納粟入監，俟秋闈一決勝負，速將履歷寄某處。僕已於某月日入京，令郎來，倘屈駕，當掃榻以待。」郝色然喜，以為客固不負余者，遽以履歷寄客。孝廉審知其徒，以為即遇盲主司，亦無倖，然不能重拂郝意，姑令多讀多作而已。六月初，擇吉日，令其子就道，孝廉與之偕。抵京訪客，客居殊精雅，相與道契闊，客出監照授孝廉，復附耳語曰：「事已諧，高足領卷入場可矣，勿問他事也。」及錄科，初入試場，枯坐不能成一字。日卓午，有人持卷來易，視之，則琳琅滿紙，遂繳卷出，名列前茅。三場亦如之。發榜前一日，客走相賀曰：「已中第幾名矣。」榜發，果然。亟訪客，客已他往，謁師會同年畢，遂返里。郝喜不自勝，大張筵宴，親友賀者踵相接，咸謂令郎少年英發，行見來年折杏花耳。郝及孝廉則固知客之所為，而郝尤感之，顧以不知客之蹤跡為憾也。一日，有需用，入密室取銀，則有白金三千兩置於几，附一函，略云：「天涯過客，承君饋遺。仗義輕財，可風薄俗。令郎高擢巍科，易於拾芥。文章幾曾惜命，人定自可勝天。本擬造府申賀，人事牽率，不克南來。白金三千，敬謹奉趙，不償子金，受惠多矣。孝廉某君樸誠可敬，恕不另柬。某月某日，滄粟拜手。」主人讀畢，驚異者久之，持函示孝廉，孝廉慚謝曰：「今而後知先生識力之勝人也。」

外人捐監應鄉試

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有二子，慕我國科名，光緒初，納監，入籍順天，且延名師教制藝。某科，應順天鄉試，為北皿號生群起而攻之，乃不入場。

王莘鋤言閱鄉試卷之難

無錫王莘鋤吏部絳，尊農孝廉蘊章之世父也。舉北闈南元，聯捷，入翰林，後改官吏部，出典福建鄉試，得士稱盛。嘗語人曰：「曾得一卷，全體稱意，而中有小疵，終覺不愜，竟擯之。又有一卷，文平平，而有數警句，愛不忍釋，則姑置榜尾。暗中摸索，自信鑑空衡平之不易也。」

林旭□九得鄉舉

林旭，字暉谷，生而穎異，其文則繩趨矩步，無一奔放。李芍農侍郎文田充福建正考官，得林鄉試卷，擊節歎賞，定為元選，其評語有「非二□年面壁功深者，不能臻斯境界」云云。時林年□九，時論榮之。林，侯官人，為沈文肅公葆楨孫婿。光緒戊戌政變，被難，即六君子之一也。

廣東鄉試關節

順天府尹顧某嘗被簡為廣東主考，粵中盛闈姓，有巨商以重金買四姓，二文二梅，欲主考頭場題中宣示。是科二題為「衣錦尚綱，惡其文之著也」。三題為「令聞廣譽施於身，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」。二文字亦無意巧合。詩題為「雪樹兩折南枝花」，是二梅字也。

浙江鄉試關節

光緒癸巳，殷如璋、周錫恩銜命南下，主試浙江，至蘇州，船泊閶門外。時蘇州府為王可莊太守仁堪，循例謁見。談次，忽有人以密函至，立待覆書。功令，典試者在途，不得與戚友通音問，防弊也。殷得密函，請王啟視，王閱之色變，即呼擊下書者。書中所言，皆賄買關節語，並一萬兩銀票一張，署名者周福清，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，革職捐內閣中書者也。殷見事已洩，亦拍案大怒，請將下書者嚴究，以明心跡，於是周遂被禍。

光緒某科，南中某名士典試浙江，撤闈後，以關節酬資未到，流連 西湖者數日。浙人大譁，群起逐之，乃倉皇遁去。然其人固夙以廉隅自勵者，傳聞若是，要亦其左右舞弊所致耳。

戕教地方停鄉試

光緒庚子約款，凡戕教地方，均停止鄉試三年。直隸為拳亂區域，故順天甲辰鄉試，借開封闈以舉行之。

新進士釋奠

每科臚唱後，新進士咸赴國子監釋奠。禮竣，大司成置酒堂東偏，各獻酬三爵。以堂中為御駕臨幸地，故避就東偏也。

順治丙戌會試中四百名

順治丙戌正月，禮部奏：「今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，其中式名額及內簾房考官，均宜增廣其數，以收人才。」得旨：「開科之始，人文宜廣，中式名額准廣至四百名，房考官二□員，後不為例。」

丙戌會試得人

順治丙戌開科取士，為會試第一科，雖循明制，以《四書》命題，而第一名進士李爽棠三藝渾穆，蔚然開國氣象。魏文毅公裔介、魏敏果公象樞、李文勤公爵、馮文毅公溥、朱尚書之錫，皆出是科。

順治己丑會試中四百名

順治己丑會試，中式四百人，閣臣七人典試，前代未有。時兩廣初定，二甲授參議，三甲授知府，進士釋褐，即官四品，亦奇遇也。

會試滿漢分榜

順治壬辰、乙未春闈兩科，分滿、漢二榜，各有三鼎甲及二甲三甲，其後則合為一榜。

世祖念南榜舉人之會試

順治丁酉，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、張我樸，南榜舉人不得試，已而覆試，江南舉人第一葉芳靄，第二某。世祖悔而惜之，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。己亥八月，會試榜發，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，禮部堂官以已中□七人對。又問葉芳靄中式否，則奏曰：「已中式。」又問某，則奏曰：「某名在副榜。」問其人安在，則奏曰：「回原籍矣。」及廷試，遂拔芳靄一甲第三人。辛丑，世祖晏駕。明年，某始成進士。

會試中額分省

康熙癸卯會試，粵東無一中式者。東莞舉人林貽熊等聯名籲請，允之，乃定分省中額之例。

謝聘以會試落名不得與

康熙癸卯，謝聘舉於鄉。甲辰，公車北上，禮部吏誤落其名，遂不得與試。事聞，聖祖赫然震怒，疑為怨家裁抑，從邸舍急索之，而聘已先期出都。乃遣吏部員外郎喇畢馳驛召聘，使赴闕質對，議削諸司事官籍，立授聘官。聘詣部，立白司事官無他，實吏胥一時之誤，司事官概免罪。聘，號莘園，瑞金人。

三進士皆貳臣

進士出身之最奇者三人，皆在國初，以貳臣就試者也。一杞縣任暄猷，明末練鄉勇，禦流寇有功，後仕福王，為後軍都督。王師下江寧，投誠，隸旗下。中順治壬辰進士，以磨勘被黜，後再中乙未進士。一邵陽吳芳，明崇禎己卯舉人。永曆時，官至左都御史，歸命後，願以科第進，中康熙甲辰進士。一五河錢世燾，明末官縣令，鼎甲後，削髮為浮屠，久之復還俗為諸生。康熙庚戌成進士，年七□餘矣。

准新進士自陳任吏與否

康熙庚戌，常熟陶晚聞太常正靖再試保和殿，名在第□二。聖祖命大學士蔣文肅公傳訊諸進士，自度材能堪任吏與否。倪紫珍先對曰：「有志臨民。」陶繼言曰：「願就教職。」文肅愕然，再詢之，對如初，後太常仍以翰林用。

韓文懿為會元

康熙癸丑會試，值釐正文體之時，長洲韓文懿公葵舉南宮第一，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，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焉。

陳文簡奉旨會試

陳文簡公生而岐嶷，三四歲時，每於睡夢中，一聞梵唄聲必驚起，合掌趺坐。母知其有自來也，撫之曰：「兒既生我家，當從事聖賢之學，佛氏之教不足循也。」文簡聳聽已，即臥，自此聞經唄聲，不復起矣。比長，博極群書，以貢入成均，旋中京兆試，文名藉甚，上達宸聰。

康熙己未會試，適其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，文簡迴避不與試。是日聖祖臨朝，閱禮部奏迴避事，指文簡名以詢，廷臣群以宋係陳婦翁對。上曰：「翁婿何迴避之有？可趨令入試。」時日已亭午，闈中將放飯矣，忽傳鼓啟門，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，然文簡仍以嫌被屏。乙丑，會試中式，總裁以□卷進呈，文簡卷列第□，上拔置第二。殿試，上復親擢為一甲第二名，賜進士及第。

丁腹松中進士而辭館

丁腹松，字木公，通州人，博學能文。性迂古，重氣節，年三□舉孝廉，屢試春官不第。時明珠當國，聞其名，延之課子。丁督課嚴，明益重之，每朝罷必往謁，數年如一日。值會試期近，明曰：「試期近矣，先生大才，掇高第如拾芥，可預賀也。」丁歎曰：「吾自揣學問不讓他人，願屢躓場屋，命耳！吾衰矣，不願作馮婦也。」明曰：「科名遲早有定數，先生非久居人下者，吾願先生之就試也。」又曰：「奴子安三，於送場事頗悉，令侍先生往，當能減先生之勞。」丁詫曰：「彼能之乎？」明亟稱其能，頷

之。

安三者，明之豪奴，侍郎以下皆敬禮焉，呼之為三爺。明敬丁，特命供使令，丁亦微聞安不法事，日必令其疊被掃地滌溺器以挫之，且直呼曰「安三」。安以主人故，謹受命。是日，明去後，安入服役，丁思明言，遂少假顏色，笑呼曰：「安三爺，聞汝主言，汝於送場事頗悉，吾試時，當借重也。」安驟聞此語，如膺九錫，蓋丁素嚴厲，今忽霽顏，且呼之為安三爺也，乃屏息肅立，對曰：「敢不唯命。」

屆期，安策馬前導，將入闈，眾官見安來，有揖者，有屈半膝者。丁誤以為施於己也，訝甚，據鞍拱手不已。抵闈門，即見一官手丁卷，呈安閱，眾官前導，安與丁偕入號舍，為丁張號簾，敷考具者皆官也。安臨去時，復諄囑眾官善視丁，眾唯唯，如是者三場。

發榜前數日，安忽入賀曰：「師爺中式矣。」丁笑曰：「固所願也，然談何容易？吾命果泰者，通籍久矣，待今日耶？」安力言其確，丁怒曰：「關防嚴密，奴輩何由知之？汝敢造言以戲我，當告汝主扑汝也。」安疾趨而出，有頃，手一卷來，謂丁曰：「睹此，知小人之言確也。」丁視之，則一硃卷，卷面大書中式第幾名，展視之，蓋己作也。大驚，索卷將裂之，安見丁變色，急袖卷出，丁追之不及返，乃怒詈不已。其時丁猶謂安取他卷贖己所作文以誑己也。次晨，囑明嚴治之，明唯唯而已。

閱數日，榜發，丁果中式，名數與前卷符。丁始悟明為之通關節，安所為，明所使也。大慟曰：「吾一生名節掃地矣。」急辭館。明固留不可，具盛饌餞之，辭不赴。瀕行，明囑其子成德贖以萬金之券，曰：「聊以將意，家父恐道遠，攜帶不便，已匯袁浦矣。」丁固辭，成固請，丁乃索火吸煙，即以此券付之火，明父子嗟歎而已。又命沿途官吏具供張，丁悉屏弗受。既歸，隱居城南之軍山。及明敗，凡與明往來者均株連，丁獨否。

汪舍亭承父命赴會試

康熙戊戌，杭人汪舍亭再舉禮部，值母袁太孺人卒，痛己之遠遊而母死不能喪也，自誓不復應試。辛丑，計偕，其父察其無行意，一夕，召而語之曰：「而以乃翁為年邁乎？」因據案起立，張左右手，復坐，命進餐，食盡一升。舍亭知老人尚無恙，重違其志也，乃始行。

蔣恭棐兩宴瓊林

長洲蔣太史恭棐中康熙乙未進士，未授職，後緣事被黜。越六年辛丑，捷南宮，入詞苑，兩宴瓊林，世稱奇遇。

世宗諭令副榜會試

雍正丙午，世宗諭曰：「士子讀書制行之道，首在明經。其以《五經》取中副榜者，必有志經學之士，著將今年各省《五經》取中副榜之人，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。此係特典，後不為例。」

世宗諭應試貢士語

雍正丁未試南宮，以春寒，賜貢士棉衣薑茶。試畢，群詣謝恩，吳大宗伯襄宣言於眾曰：「上有旨，汝輩他日作官，當如張鵬翮、朱軾，方不負朝廷。」張、朱皆諛文端。貢士，即進士也。

杜要徒步赴會試

新化杜要，字明若，屢困場屋，僂得僂失，年六□四，始與同縣楊琨、楊振鐸同舉於鄉。已而琨與振鐸相繼登明通榜，要年輩先於二楊，恥居其後。乾隆丙辰，年已七□矣，徒步赴京，應會試。高宗登極，恩命，搜年老舉人硃墨卷進呈，遂特賜要以國子監學正。

會試時皮衣不去面

國初考試嚴懷挾之禁，會試士子計無所出，乃將文字抄成小本，縫衣裘中，遂有皮衣去面毡衣去裏之例。然會試在三月，時猶嚴寒，士子著裘者入場時，悉去其面，一色皆白。乾隆乙丑，高宗降諭：「春月會試，風簷之下，非衣裘不足以禦寒。若將製就皮衣悉令去其裊襲，應試多人，既不免改造之費，亦非所以飾觀瞻也。著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。」

閻循觀會試下第

乾隆丁丑會試，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弼與分校，得山東一卷，其辭簡淡醇雅，以為非學有元本者不能。既呈薦，主司嫌其寂寥，弗善也。甲乙既定，諸分校者皆退，學士獨抱卷上堂，與主司言，謂不宜失此士。力爭再三，竟不能得，學士為之出涕。既撤棘，言頗傳於外，爭索此卷閱之，稱歎。詢邑里姓名，則昌樂閻考功循觀也，以故閻雖不遇，而名聞京師。至丙戌會試，學士又與分校之列，揭榜日，唱名至第九，侍郎劉蔭榆聞閻名，詫於眾曰：「此即往年盧某所為抱卷而泣者也，今可為之一鼓掌矣。」滿堂聞之，皆大噱。

會試易表判為詩

乾隆丁丑會試，奉旨，易表判為詩，置經文於二場，永著為例。戊寅，復於頭場增性理論一篇，其後無性理論，僅三文一詩而已。

會試有貢士謝恩摺

會試放榜，禮部必代貢士為謝恩摺。乾隆丁丑，乃貢士所自撰，領銜者為龔起，其呈詞，有「稽千佛之名經，載雲從之詩」等句。高宗降諭申斥，謂「千佛名經，乃唐人下第者欣羨之詞，語甚鄙俚。在制科鉅典，自當誦習聖賢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豈得漫為撝拾？至雲從之詩，則與周宣憫雨詩相溷，龔起等草茅之士，未諳體制，尚無足責，而禮部堂官據詞入奏，何以不加檢點」云云。

睦朝棟請復會試迴避卷

乾隆辛巳會試，特派御史睦朝棟為同考官，命於入闈日，開列應避之親族名單以進。劉文正、王文襄之親族，頗多應迴避者，而睦獨無。高宗怒，下睦於部。部承旨，引結交近侍例，置極刑。蓋睦當未派同考時，曾疏請復迴避卷，高宗疑密語已泄，睦為劉、王地也，故誅之。

汪竺香會試不妄對

蘇州汪竺香，名元亮，博聞強記，為吳中名宿。中乾隆壬午經魁，朱文正公深器重之。每有不得意事，則風病時發。某科試，頭二場卷已入彀矣，至三場，策問皆元元本本，通場無及。然僅對四問，有一問僅書「臣愚不敢妄對」六字，房官閱之大笑，遂落孫山。

會試名次已定復改

順治丙戌會試，柏鄉魏文毅公裔介卷已擬第一，填榜時改為□二名，李爽棠本定□二名，改第一。乾隆癸未會榜第三名本定張書勳，以其論錯誤斥去，乃於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以補之。後秦占大魁，而張亦中丙戌狀元。

新進士簪花禮

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，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，行拜謁禮。簪花故事，三鼎甲皆簪金花，有備用一枝，為總理監事者所攜歸。乾隆辛丑，長洲錢柴適占三頭，於時總理監事者為蔡文勤公世遠，新司業則翁覃谿學士方綱也。文勤戲謂今科狀元為翁公上年所得士，此花應歸翁公，學士因攜歸，櫝藏之，鐫銘其上，並撰《三元考》、《三元喜讌》詩四律。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，梓為《三元詩集》。

高宗以五經試士

乾隆戊申，高宗以相臺《五經》鏤板，特築《五經》萃室藏之。舊例，科場試士，士各習一經，至是始用五經。

凌廷堪成進士

欽凌次仲教授廷堪，少長習賈，常為人所給，母王氏乃使從事於學。博通經史，尤精三禮，及推步之學，顧生平不好八股文，未嘗作也。入都，謁翁覃溪，翁奇其才，強之習舉業，遂以乾隆己酉、庚戌兩榜成進士。

停會試明通榜

乾隆庚戌以前，會試有明通榜，例得內閣中書，蓋於遺卷中取之也。長洲王惕甫苞孫素有才名，上計時，和坤欲致之門下，王拒之，不通一刺。和銜之甚深，會試，王中明通榜，和特奏停止，將榜撤回。會試明通榜，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。

會試搜落卷

乾隆乙卯會試榜後，高宗簡大臣搜閱遺卷，得三人，特旨授內閣中書。是科總裁為諸城寶光籍，滿洲瑚圖禮，武進劉躍雲，第一名王以銜、二名王以銜，歸安人，同懷兄弟也。高宗疑其有私，將總裁降調有差，而命嚴行覆試，並恐有屈抑。別簡大臣取遺卷悉心覆勘，大臣以蕭山傅金、天津徐炘、山西李端三卷進呈，俱命授內閣中書。後徐官至某省藩司；李成嘉慶己未進士，入翰林；傅早卒，終中書軍機處行走、方略館纂修、文淵閣校理。

俞理初會試下第

嘉慶朝，士之以博洽聞於時者，北為張石洲穆，南為俞理初。理初舉於鄉，數困公車。某科，阮文達典會試，王菽原禮部為同考官，得一卷，驚喜曰：「此非理初不辦！」亟薦之。是日，文達適小極，未閱卷。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，深疾漢學迂誕，得王所薦卷，陽為激賞，俟王退，亟鏘諸箭，亦不言其故。將發榜，文達料理試卷，詫曰：「何不見理初卷耶？」命各房考搜遺卷，王進曰：「某日得一卷，必係理初手筆，已薦之汪公矣。」文達轉詰文端，堅稱不知，文達無如何，浩歎而已。榜後，理初往謁王，王持之痛哭，折節與論友朋，不敢以師禮自居，且贈詩四首，有云：「如是我聞真識曲，最難人說舊知名。」又云：「冥鴻已分翔寥廓，暮雨蕭蕭識此心。」其傾倒也至矣！理初所著書，初名《米鹽錄》，王為鳩貨選刻其半，易名曰《癸巳類稿》。

龔定庵會試之起講

嘉慶乙丑春闈，同考官王植閱浙江一卷，至第三藝起講，以為怪，大噓不止。鄰房溫平叔侍郎聞聲往視之，為言此必龔定庵卷無疑，乃憊呈薦，遂獲售。況夔笙太守嘗言見是科第房同門錄，有定庵闈作，三題為「夏日校，至小民親於下」，其小講云：「昔者三代之制，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。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。」雖簡淡疏樸，然亦不甚怪異，其首次兩藝，氣格尤醇簡，不訕時藝矩度。詩題為「春色先從草際歸」，第四韻云：「出山名遠志，入夢戀慈暉。」尤渾雅可誦也。此在定庵，蓋已免就繩尺矣。

龍汝言一體會試

狀元遭際之奇，莫過於龍汝言。龍未第時，館某都統家，適仁宗萬壽，都統屬撰祝詞備小貢。故事，每萬壽及令節，凡一二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皆有小貢，為詩、詞、序、頌之類，繕小冊以進。龍乃集聖祖、高宗御詩百韻以進，仁宗大喜，特召都統獎之。都統以龍代作對，仁宗曰：「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讀先皇詩，此人熟讀如此，具見其愛君之誠。」立賞舉人，一體會試。次年春闈下第，總裁覆命，召見時，仁宗調闈墨不佳。及出，密詢近侍以今科闈墨不愜上意之故，近侍曰：「龍汝言落第耳！」於是朝臣咸識之。次科，即嘉慶甲戌，主司仰體上意，因中之。及殿試，即以一甲一名擬進，仁宗私拆彌封視之，乃無言。臚唱日，仁宗喜曰：「朕所賞果不謬也。」甫釋褐，即派南書房行走、實錄館纂修等差。

龍幼孤貧，賴妻父卵翼之，故懼內，妻又悍。一日反目，避友家，適館吏送高宗實錄請校，龍妻受而置之。越日，吏往取，妻與之，龍不知也。一日，忽降旨革職，蓋高宗純皇帝之純字，館吏誤書作絕，龍雖未寓日，而恭校黃籤，則龍名也。仁宗大驚，降旨曰：「龍汝言精神不周，辦事疏忽，著革職永不敘用。」及仁宗崩，龍入哭臨，哀痛逾常。宣宗嘉其有良心，特賞給內閣中書，道光戊戌科，猶充會試同考官也。

會試房考覓穆公子卷

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充，以氣節自高，與曾文正公國藩為密友，卒殉咸豐癸丑廬州之難。其官編修時，分校禮闈，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，分試八人，皆其門下士也。七人者，爭覓公子卷，冀得一當，獨憚太守方正。而卷適在太守房，以藝劣未呈薦。同事物色之，且以情告，太守亟加批抹焉，穆無如何也。

會試關節

科場關防嚴密，道光時，某權相以此樹黨，其奮門生年家子及有以文字著名者，場前預送條子為文中之關節，久之相習成風矣。有某部郎者，頗束身自愛，某科出禮闈，呈文稿於鄉薦座主。某甚重其文，怪其不預送條子。某曰：「門生初試，不知條子為何物，又愧由詭道貽師門羞耳！」座主喞然不悅，曰：「君不受栽培，嗣後不必過我也。」是科雖中，不與館選，說者謂為不受栽培所致。

龔定庵魏默深會試下第

道光丙戌會試，劉申受禮部為同考官，得龔定庵卷狂喜，亟薦之。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，猶豫不遽薦，劉讀其文異之，乃促令亟薦，然龔、魏竟皆下第。劉痛惜之，贈以詩云：「三江人文甲天下，如山明媚畫嶙峋。盎盎春溪比西子，浣花渥錦裁銀雲。神禹開山鑄九鼎，罔兩頹伏歸洪鈞。鋒車西走一郡，奇祥異瑞羅繽紛。茲登新堂六旬後，【自注：浙卷七百餘人，余獨分得六卷。】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回。紅霞噴薄作星火，元氣翁蔚暉朝暉。骨驚心折且揮淚，練時良吉齋肅陳。經旬不寐探消息，那知鑿羽投邊塵。文字遼海沙蟲耳，司中司命何歡嘆。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，孕育漢魏真精神。尤精選理躒鮑謝，暗中劍氣騰龍鱗。侍御披沙豁雙眼，手持示我咨嗟頻。【自注：湖南九四卷，五策冠場文更高妙，予決其為魏君源。】翩然雙鳳冥空碧，會見應運翔丹宸。萍蹤絮影亦偶爾，且看明日走馬填城闈。」定庵是歲三有五。己丑，始捷南宮，劉即卒於是年。默深至乙巳始登第，則劉不及見矣。默深，邵陽人，非長沙也。

曾文正為同進士

曾文正公國藩成進士時，殿試列三甲。故事，三甲多不入翰林。文正大恚，即日買車欲歸。時勞文毅公崇光已官編修，有名公卿間，因往慰留之，且許為盡力。歸，即約善書者數人，館之家，又假親友僕馬各，鞍轡以待。文正出場，急寫其詩分送貴要。既而果列高等，入翰林，然終以不登二甲為恨。至督師兩江時，偶與賓客語及「如夫人」三字無對，李次青方伯元度應聲曰：「同進士。」曾色變，李亦慚悔，久之乃解。

會闈別試迴避

道光丁未會試，山東孔慶瑚為同考官，孔氏宗族應迴避者數人。蓋聖裔散處各省者，皆依衍聖公輩行，不紊昭穆。故每遇孔氏子孫有主考同考之役，以同宗例須迴避，不論籍貫。禮部尚書祝慶蕃因請復別試迴避之例。宣宗問停止之故，慶蕃對曰：「乾隆某科有宰相子弟迴避者，高宗恐臣僚與有私昵，乃停此例。」宣宗曰：「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迴避中耶？」慶蕃叩頭莫能對，遂罷官。

王王秋不赴會試

湘潭王王秋，名闈運，少負時名，往來公卿間，多欲羅致之。而性超軼，不樂仕進。咸豐時，嘗客遊燕趙，將赴春闈，至清苑矣，意忽忽不樂，遂改轍歸，作《思歸引》。其後得官翰林院檢討，特賞也。

潘文恭重賜及第

重宴瓊林，已不多見，而重賜及第，國朝惟潘文恭公世恩一人。潘以乾隆癸丑大魁天下，至咸豐癸丑，甲子一周。時已早躋台

輔，而是科子星齋侍郎曾瑩，適奉命典春官試。孫文勤公祖蔭以前一年及第，闈後，乃與小門生稱新同年。

倪恩齡場前中進士

咸豐庚申會試，應試者不及歷屆之半，以粵寇肆擾，各省亂事未已，無力成行也。邊省竟全無之，惟雲南有一人，為倪單園太守恩齡，乃早年留京者。群知其必中，故於場前，已有戚友向之稱賀矣。

張文襄憾不狀頭

張文襄少時，文章丰采，聲譽藉甚，惟性落拓，耽麴藥，醉後好為狂言險語，聞者卻走，有時醉甚，則和衣而臥，笠屐之屬往往發見於枕隅。某年，其族兄文達公之萬以第一人及第，張大悲，慨然曰：「時不我待矣！」自此遂戒酒不飲，一改其舊日行徑，不數年，亦以第三人及第。然猶以不獲作第一人，終遜文達一籌，至暮年恆引為憾事也。

徐郟會試未搜檢

徐頌閣協揆郟，以同治壬戌通籍。是科會試檢查極嚴，凡攜片紙隻字者俱屏斥，搜檢者及徐而倦，得不搜。

孝欽后擬作會試試帖

孝欽后工試帖詩，每歲春闈，及殿廷考試，輒有擬作。同治乙丑科會試，詩題「蘆筍生時柳絮飛」得「生」字，擬作云：「南浦篙三尺，東風笛一聲。鷗波連夜雨，萍跡故鄉情。」又同治癸酉科考差，詩題「江南江北青山多」得「山」字，擬作云：「雨後螺深淺，風前雁往還。舍連春水泛，峰雜夏雲間。」

會試卷用幾希字

同治甲戌會試，某同考官薦一卷頗佳，三題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」，文有「人存所以以驗幾希也」句。總裁批云：「幾希字生。」遂置之。聞者大笑。

王半唐會試詩出韻

臨桂王半唐給事，名鵬運。光緒庚辰應禮部試，詩題「靜對琴書百慮清」得「清」字，乃末聯用離塵二字叶韻。卷經同考廖毅似中丞壽豐呈薦，而堂批謂此卷擬中已三日矣。覆閱詩末出韻，擯之可惜。半唐雅擅倚聲，夙挈宮律，四聲陰陽，剖析精審，乃至作試帖詩而真庚混淆，詎非咄咄怪事耶？半唐嘗曰：「進士者，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。是有命焉，不可倖而致也。」半唐，一字幼霞。

己丑會試錯認顏標

光緒己丑會試，正總裁為李文正公鴻藻，欲取中天津辛元炳，誤以許葉芬荒率之文為辛，置第一。辛文實充暢，竟抑置謄錄，蓋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。

張季直會試見擯

光緒己丑，潘文勤公祖蔭亦典春試，亟欲得張謇卷。揭曉，竟無名，潘目同考官熙麟曰：「此必汝不識文，橫加勒帛耳！」熙檢薦卷簿則張卷已薦，為潘所自擯，以語潘，潘大沮喪。謇，字季直，通州人，後以一甲第一人及第，官翰林院修撰。

眉壽八進士

光緒己丑會試之前，潘文勤公為鄉人之入闈者，設送場宴。座客惟吳大澂非舉子，中有江寧許鶴巢玉琢者，文名籍甚，官中書，門徒甚眾，以腹疾未到。席次，潘語客曰：「我新得一鼎，考其款識，乃魯眉壽鼎也，今刊有圖說。」語畢，徧贈座客。吳攜歸，置之案，王勝之太史同愈見而愛之，乞之去。及試期，潘充總裁，二場《詩經》題為「眉壽保魯」，得圖者咸撤去常解，以鼎詰題。榜發，中式八人，同宴者七，元和江建霞京卿標亦在其中。其一即王，得亞元，是日本未與宴也。許獨以疾不赴宴，遂向隅，後屢試不第，以中書終。

王辰會試誤認顏標

光緒壬辰會試前，張謇、劉可毅等同謁翁相國同龢。既見，寒暄已，翁曰：「今日時勢，宜統籌全局。」再三言之，張不省，劉默志焉。是春，翁主禮闈，首題為「君子矜而不爭」兩章，劉即以統籌全局字嵌入破題。翁得卷，狂喜，定為元，批詞有「為國家得人慶」之語。及拆封，非張，劉之名係新易者，翁亦大沮。後詢知劉原名毓麟，亦江南名士，始少慰，曰：「差強人意。」是科第二場，《詩經》藝為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四句。劉卷有句云：「策馬三韓，雪花如掌。」張昔年曾從合肥吳武壯公長慶戎高麗，翁以為作是語者，季直無疑，不待搜尋，定為首選。及揭曉，又為劉，是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。

沈友卿甲午會試為房首

汪柳門侍郎鳴鑾所作帖括，曰《能自彊齋制義》，聲調圓熟。光緒初，順天鄉會闈墨，皆以聲調為主，應舉者輒取是編而揣摩之，無不入彀。然汪夙以博雅自負，見友人案頭有藏此編者，輒毀裂之。甲午春，充會試總裁，搜羅才俊，題為「達巷黨人曰」二句。有以大哉二字分作兩大比，用《尚書》哉生魄之義，以哉為首者。有以麟鳳鴻狗分作四大比者，鴻取觀鴻之義，狗取繫繫然如喪家狗之義。有陝西舉人某，以黨人為秦人，破題有「莫謂秦無人者」句。

武進沈友卿太史同芳闈作沈博絕麗，同考官某讀之不甚解，將棄之。適常熟翁山弓夫太守斌孫在側，大驚賞，因告李牧齋閣學盛鐸曰：「某房有江蘇卷，必為君辛卯在江南所得之士。某以其文辭古奧，將棄之，速為轉圜，無失也。」李因請於某，代為擬批，薦於汪。汪擊節稱賞。拔為房首，列第□二名。

以進士獎給日本人

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嘗為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教習，光緒戊申□二月回國，學部曾為之奏請賞給文科進士，奉旨依議。

舉人瀛臺覆試

順治丁酉，世祖命南北中式舉人在瀛臺覆試，題即為《瀛臺賦》。是時每舉人一名，命護軍二員，持刀夾兩旁，與試者咸慄慄危懼。常熟陳溯漢亦在列，其父貢生式嘗作《燕都賦》，溯漢夙誦之，未忘也。至是點綴成篇，遂蒙欽定第一。

謝煥章覆試革舉人

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□，甫捷鄉闈，入都會試。其覆試之文，理境深奧，閱卷者李某幾不能句讀，以為文理欠通，竟坐褫革。謝固滇中名宿，有及門八人，同上公車，咸憤不與試。群起揭控，事聞於朝，特派大臣覆閱，謝得開復，作為本應罰停會試一科。而開復已後試期，應無庸再議，然謝之文名，由是盛傳日下。

高宗臨幸覆試場

乾隆甲寅鄉試之覆試日，欽命題為「山節藻梲」二句，「於季桓子」六句，詩題「窗明几淨」得「行」字。日未午，監試官忽命眾跪，則高宗出也。詢有完卷者否？時無一完卷者，惟一人以完卷未謄真對。命取其稿呈覽，御筆為改詩一韻，其人竟以此獲首列。

會試、鄉試、覆試題，例命解元謄寫，其原題仍恭繳，鄉試解元或不到，則旗魁代之，皆跪而書。正午，例賜松餅四枚奶茶一甌以餉之。

俞蔭甫覆試冠多士

嘉、道以後，殿廷考試，尤重字體。道光庚戌，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成進士，素不工小楷，覆試竟冠多士，蓋由於曾文正公之賞識也。時文正方以少宗伯充閱卷官，得俞文，極賞之，且因其詩首句云「花落春仍在」，調與小宋「將飛更作迴風舞，已落猶存半面妝」無異，他日所至，未可量也。遂以第一進呈。後俞典學河南，以人言罷職。同治乙丑寓書文正，述及前事，且曰：「由今思之，蓬山乍到，風引仍迴，洵符落花之讖矣。然窮途著述，已及百卷，儻有一字流傳，或亦可云春在乎？」因自顏所居曰「春在

堂」。

莫寶齋監試列前茅

莫寶齋，名晉，仁和人，少入成均，法時帆祭酒式善最賞識之。每試必前茅。性和藹，酷好宋儒書，嘗注五子《近思錄》，又默誦朱子《或問》不遺一字。成乾隆乙卯探花，數任江蘇學政，所取皆寒賸士。

朝考殿試重楷法

朝廷重視翰林，而取之之道以楷法，文之工拙弗計也。

新進士殿試用大卷，朝考用白摺，閱卷者偏重楷法，乃置文字而不問，一字之破體，一點之汗損，皆足以失翰林，此之流毒，實道光時大學士曹振鏞種之。振鏞在樞府，宣宗以閱疏太煩為苦，振鏞教以挑剔小過誤字加之嚴譴，則臣庶震懾，封事自稀，可不勞而治。宣宗納之。其後廷試亦專別誤字，不復衡文。桎梏天下之人才，納諸無用之地，振鏞之罪也。

朝殿卷文須齊腳

乾、嘉以來，朝殿卷無齊腳之說，道光後，文不齊腳者概擯不錄，於是齊腳成為慣例。咸豐庚申，張文襄公之洞廷對時，發揮時事，歷引先朝聖訓，皆三擡寫，得一甲第三。其後有效之者，或誤引聖訓，或擡寫錯誤，致失館選，故不敢輕效也。

德宗閱朝考卷而歎

德宗嘗閱朝考卷，見其語多頌揚，意皆從同，乃掩卷而歎曰：「以此甄錄人才，奚怪所學之非所用也。」

朝考避翠浪字

孝欽后之咳名為翠妞兒三字，故館閣中人應試，凡詩賦中翠字，均避不用，然惟久於京華者始知之，外省士子不及悉也。某年新進士朝考，題為「麥天晨氣潤」，一進士詩中用「翠浪」二字，閱卷者大駭，謂翠字已不可用，況更加以浪字。倘進呈，必大觸聖怒。蓋京中俗諺，以浪為婦女風騷之代名詞也。同列以是卷詩文均佳，擬為周旋之，然終恐或遭不測，無人肯負責任，卷遂被斥。

禁殿試前進士頌聯

乾隆戊午，高宗諭曰：「向來新科進士於殿試之前，有呈送頌聯之陋習，近來此風又覺漸熾。夫士子進身之始，即從事於請託奔競，則將來服官，尚安望其有所樹立，以備國家之用。而大臣等亦宜精白乃心，絕請託之私，為國家培正才。該部出示曉諭，嚴加禁止，倘有違旨仍蹈故轍者，經朕訪聞，或科道官參奏，必將與受之人一體從重治罪。」尋以士子進身之始，即習為獻諛之詞，尤非導之以正。古人對策中無此體裁，殿試之期，上親製策問，試題不拘舊式，以免諸生預先揣摩。諸生策內，不許用四六頌聯。

進士殿試之臚唱

進士及第，有臚唱，臚凡五唱，第一甲第一名某，第二名某，第三名某，二甲第一名某等，三甲第一名某等，其聲凝勁以長。是日，榜眼探花送狀元歸第，探花送榜眼歸第，探花自歸第，無人送。然名曰歸第，實歸其本省之會館，雖有私第，必先至會館而後歸也。其會館中人，先已召集名伶演劇，張盛筵，待賀客，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畢至。

徐立齋殿試第一

徐立齋相國元文臚傳曰，世祖召見乾清門，選啟皇太后曰：「今歲得一佳狀元。」賜冠帶服物，視舊典有加。嘗從幸南苑，賜乘御馬，命學士折納庫為執鞭，館師也，元文遜謝，乃改使侍衛。又嘗晚對便殿，夜分，賜饌畢，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？亦命賜以食。

劉子壯殿試第一

順治己丑，世祖臨軒策士，諭令廷對不用四六舊套，劉子壯對策稱旨，親定一甲一名，與榜眼熊伯龍齊名。子壯，黃岡人，字克猷，名滿天下，楚北文章家推為巨擘。伯龍，漢陽人，字次侯，尤工古文，著有《穀胎堂文集》。

秦弼殿試卷書法

順治乙未，會試榜發，世祖命取諸進士之原卷進御，覽之稱善者數四。及殿試卷進呈，閱至第三人卷，顧謂讀卷官傅以漸曰：「卿知此卷為誰？」傅謝不知。世祖曰：「此會元秦弼作也，朕於其書法知之。」及折卷，果然。世祖大悅，召見於南海子，賜袍服，比第一人。

殿試之地址

國朝策進士，賜及第出身，本沿明代舊制，諭令射策於天安門外。至順治戊戌，世祖從禮部之請，乃改於太和殿丹墀。或為六言詩以紀之，中有句曰：「從此太和翔洽，舉頭益見天安。」

葉九來殿試被擯

葉九來，名奕苞，為掌院學士訥庵從弟。殿試本擬二甲第四名，聖祖已呼召，宣付至四□人矣，忽顧杜立德、馮溥、葉方霽、項景襄、李天馥曰：「此外豈無龍虎漏珊瑚之網者乎？」於是馮以徐源、林咸清、王嗣槐對，杜以白夢鼎、施清、高向台對，而葉操吳音以奕苞對，曰：「渠，臣從弟也，臣若不舉，彼必啣恨刺骨。」天顏不懌，悉罷去，而以邵吳遠、嚴繩孫補之。

姜西溟殿試第三

慈谿姜西溟，名宸英，以布衣薦入史館。聖祖嘗語近臣曰：「姜宸英古文為當今作者。」每榜發，輒遭問姜宸英舉否。然年七□，始以第三人及第。

父子殿試對策

河南鄴陵王鳴球，為順治庚子解元。康熙甲辰成進士，至丁未，補應殿試，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，於是父子同日對策大廷。

殿試進呈□卷

殿試卷先擬□本進呈，恭候欽定名次，自康熙乙丑會試始。

殿試策清漢合璧

國初，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清書，蓋期其兼綜九能儲承明制誥之選也。至殿試對策，則從無以清書入卷者。康熙戊辰科進士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，廷對日，用清、漢合璧體書寫，讀卷諸臣，靡可位置，乃以之殿二甲。

大臣子弟殿試皆三甲

康熙庚辰，殿試榜將發，上諭內閣曰：「大臣子弟皆置三甲。」

何義門為不殿試之翰林

閩潛邱，名若璩，初交何義門。何年二□四歲，日與議論時文。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，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悉標出之，裝為一帙，凡百條，謂此乃代聖賢立說，豈有使別字用諱事者。義門擊節歎賞，歸而鈔撰制義，為《行遠集》，悉如潛邱之旨，義門曰：「如此，方見制義之難。」

自是，義門益工制義，然構思頗不迅捷，每應舉，俱曳白。而數遊京師，其科第皆出欽賜，後以安溪李文貞薦，得校書祕閣。又好指摘人詩文疵累，貴人多側目，忽構蜚語。時聖祖在圓明園，詔下獄，復詔親王勸問，銀鑕周身，官吏擁挾，而親王尚未出，乃鎖義門於別室。義門出袖中《易經》朗誦之，已而軒聲如雷。官吏怪詰之曰：「爾此時尚能熟睡耶？」義門笑曰：「我自讀書外，不知有他也。」親王出問曰：「爾既為讀書人，當謹守禮法，豈可妄肆雌黃？若是則處士橫議也。」義門曰：「王大人差矣，孟子當衰周無道之世，故言處士橫議。方今聖王在上，豈有此事？」親王復命，聖祖復命檢其寓中筆墨可有狂悖語，竟無有。所存

邸鈔，凡有上諭者，下注曰：「臣何焯恭閱。」又有辭友人饋金札稿。聖祖嘉其忠愛廉潔，欽賜翰林院庶吉士，使校書如故。

王敬銘殿試第一

嘉定王丹思殿撰敬銘以康熙丁亥迎鑾進詩畫，稱旨，入直暢春園，充武英殿纂修。書成，議敘不就。癸巳春秋鄉闈，【是科春闈鄉試秋闈會試。】聯捷成進士，殿試一甲第一名。臚唱畢，聖祖謂近臣曰：「王敬銘久直內廷，是朕親教出來者，授修撰，賜宅一區。」己亥，侍直熱河，上問而父年幾何？以父母年皆七□對，御書《齊年堂》額賜之。

尹似村為殿試秀才

尹似村為尹文端公第六子，祖父宰相，兄弟皆尚書侍郎，而似村自號殿試秀才，不就職，賦詩種竹以林泉終。殿試秀才者，以乾隆丁卯科試，諸生鬧場，高宗惡之，親自監試，似村獨蒙欽取故也。

殿試閱卷之圈

御史睦朝棟既以乾隆辛巳會試充同考官之前，請復迴避卷被誅，軍機大臣、司員咸為人所指摘。而乾隆庚辰，狀元畢秋帆、榜眼諸桐嶼，亦皆官軍機中書。故都下蜚語，有「歷科鼎甲皆為軍機所佔」之說。會試榜發，趙雲崧又以軍機中書得雋。適劉文正公統勳、劉文定公綸充閱卷大臣，趙慮以避嫌見擯也，乃更易書法，仿歐陽率更體繕之。文正、文定初不知，已列之高等，及將定進呈□卷，文定恐趙卷入一甲，又或啟形跡之疑，且得禍，乃遍檢諸卷，意必將趙卷置□名外，彼此俱無累矣。及檢一卷，獨九圈，當以第一進呈。九圈者，卷面另黏紙條，閱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。是歲閱卷者九人，九人皆圈者，惟此一卷。文定疑為趙卷，以示文正，文正笑曰：「趙雲崧字跡，雖燒灰，亦可認，此必非也。」蓋趙初入京時，曾客文正第，愛其公子文清公墉書法，每仿之。及直軍機，趙以起草多不楷書，偶楷書，即仿文清體，而不知趙更擅率更體也。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，無趙書，則必變體矣。文正又覆閱，謂趙文素駢弛不羈，亦不能謹嚴如此，而文定終以為疑。將軍兆惠時方奏凱歸，高宗為隆其遇，特派入閱卷。兆自陳不習漢文，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為記，但圈多者即佳。至是，兆檢得趙卷獨九圈，餘或八或五，遂以第一進呈。

王文端殿試第一

韓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時，在陝甘總督尹文端公、巡撫陳文恭公幕府，立品正直，尹、陳皆甚重之。乾隆辛巳，捷南宮，殿試卷列第三。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彌封，傳集引見，高宗是日閱□卷，幾二□刻，特拔文端卷置第一。《御製辛巳御殿傳臚紀事》詩有云：「西人魁榜西平後，可識天心偃武時。」蓋是時西域底平，開疆葳績，而文端適膺元，故特及之。

任子田殿試為二甲首

泰州任子田，名大椿，記誦博洽，尤長於三禮註疏，六書訓詁。乾隆己丑成二甲一名進士，浮沈郎署，晚年始授御史，未上而卒。自開國以來，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，子田實居其一。

劉鳳誥殿試給燭

少保劉鳳誥為乾隆己酉探花，殿試日，天已昏，文尚未成，監試大臣欲逐之出，常宗伯青曰：「此生書法極秀勁，可給燭，使終篇。」榜發，擢高第，遂於常終身執弟子禮。性豪宕，少假館蔣司馬元益宅，蔣喜其俊雅，欲納為婿。久之，使酒置僕夫，蔣曰：「非大器也。」善遣之，洊至吏部侍郎。與修高宗實錄，告成，加太子少保。嘗督學浙江，以嚴酷馭士子，為言官所劾，謫戍黑龍江。適將軍有賀表，命代撰，表至，仁宗謂近臣曰：「此劉鳳誥筆也。其文愈佳於昔，可謂窮始工也。」未久，放歸田里。

殿試進呈□二卷

乾隆庚辰，秦文恭公蕙田等以殿試進呈前□本外，尚有佳卷，特旨許以□二本進。是科□四名以前並入翰林。【同治以來二甲二□名前均入翰林，幾同成例。】至乙卯恩科，大學士和坤讀卷，以無佳卷，止取八本呈御覽。

殿試有兩傳臚

嘉慶某科，一甲一名為潘世恩，二名為陳雲。二甲一名為張春山，三甲一名為馬秋水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必正妙常雙及第，春山秋水兩傳臚。」蓋世謂二甲一名為金殿傳臚，三甲一名為玉殿傳臚也。

洪瑩默寫殿試策

嘉慶己巳殿試後兩月，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，並連狀元洪瑩，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，故援引為一甲一名。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傅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，命二阿哥監看。令其默寫試策，核與原卷相符，上稱為真才實學，並以洪橫被詆誣，賞紗二件，以示獎異。花所劾文端他事，經諸大臣會訊，均子虛，交部議罪。

殿試之臣對臣聞

凡殿試策，起必曰臣對臣聞，止必曰臣謹對。某科，有富家子應鄉會試，倩人捉刀，遂魁兩榜。殿試日，策題既下，侍衛露刃立階下，毛髮森豎，不敢復萌故態。搜尋腹笥，一無所有，日晡猶未成一字，不得已，乃援筆書其上曰：「臣對臣聞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臣不知，臣不敢妄對，臣謹對。」

蘇人殿試多鼎甲

嘉慶以前，鼎甲之盛，莫盛於蘇州府，而狀元較榜眼、探花為尤多。以狀元言之，順治戊戌為常熟孫承恩，己亥為崑山徐元文；康熙丁未為吳縣繆彤，癸丑為長洲韓葵，丙辰為長洲彭定求，己未為常熟歸允肅，乙丑為長洲陸肯堂，甲辰為常熟汪繹，壬辰為長洲王世榮，乙未為崑山徐陶璋，戊戌為常熟汪應銓；雍正丁未為長洲彭啟豐；乾隆丙戌為吳縣張書勳，己丑為元和陳初哲，辛丑為長洲錢琛，庚戌為吳縣石韞玉，癸丑為吳縣潘世恩；嘉慶壬戌為元和吳廷琛，戊辰為吳縣吳信中；道光壬辰為吳縣吳鍾駿。以榜眼言之，康熙丁未為常熟嚴虞惇，乙未為吳縣繆日藻；嘉慶乙丑為長洲徐頤，辛未為吳縣王毓吳。以探花言之，順治乙未為長洲秦斌，己亥為崑山葉方謁；康熙庚戌為崑山徐乾學，癸丑為崑山徐秉義，丙辰為常熟翁叔元，壬戌為長洲彭寧求，壬辰為吳江徐葆光；乾隆乙卯為吳縣潘世璜；嘉慶辛未為吳縣吳廷珍。

陳繼昌力疾應殿試

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殿試時，力疾對策，僅得完卷。閱卷大臣初擬第二，歛曹文正公振鏞謂本朝百餘年來，三元祇一人，無以彰文明之化，改置首列，遂以三元及第。其座師刊「桂林一枝石」章贈之。

殿試不宜專重字體

咸豐辛亥，御史王茂蔭奏稱「殿試朝考務重文義。嗣後請讀卷閱卷大臣，不論字體工拙，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欽定，批明刊發，使天下曉然於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」云云。禮部駁之。

崇文山殿試第一

崇綺得殿撰，當殿試未唱名時，上親揭試卷，見其名，以舊例，旗人不列鼎甲，然又難復改，因將鼎甲三名復入筒中，三人，皆崇也，因不改。崇，字文山，三等承恩公，蒙古人。

翁曾源殿試第一

同治癸亥，狀元翁曾源為常熟相國文端公心存長孫，皖撫文勤公同書子，以監生賜舉人貢士。應廷試，臚唱遂第一。蓋其時文勤方以勦寇失機論大辟，繫請室，文端再起入閣，以子罪不測，居恆輒戚戚，故孝貞、孝欽兩后特沛殊恩，以慰其心也。曾源擢第後，即稱心疾歸里，不復出，二□餘年而卒。

或曰：曾源儀貌秀美，入翰林，未久，即有旨召見。入對，則孝欽后獨坐便殿，謝恩畢，跽案側，溫旨問其學業及文端近狀甚悉。忽曰：「李義山詩，有『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』句，予嫌其未愜，欲改為『靈犀一點有心通』，似勝原句。而上句苦難妥協，汝為予改之。」曾源戰栗不知所對。久之，孝欽大笑，令內監引之出。歸告文端，皇然失色，曾源亦大懼，即日佯狂

移疾歸。

張文襄殿試對策

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既捷春秋闈，應同治癸亥殿試。其對策，敷陳時事，不依常格。初，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激方以貢生應詔上書，言殿試對策或有讜論，閱卷者慮觸忌諱，每匿不以聞，請申壅蔽之罰。至是，閱卷大臣見文襄卷，甚疑怪，然奇其才，不敢棄置。乃公擬第□進呈，孝欽后特拔置第三。

殿試卷作顏字

光緒癸未之殿試也，讀卷者有張佩綸、周家相。先是，周見閻文介公敬銘，詢其子學何書？閻曰：「臨顏帖，懸腕作小楷也。」及讀卷日，有一卷字體詰曲，每溢格外，周詫曰：「此必閻迺竹也。」迺竹為文介之子，張遂力與李文正公鴻藻言之，得置第四。及拆卷，則為朱古微侍郎祖謀，而閻固未嘗作顏字也。

舉人中書之殿試

歷屆會試，由舉人內閣中書中式者，殿試日，既領題，得攜卷回直廬填寫，書籍文具，先存直廬，不必臨時攜舉，一便也。几案視席地為適，二便也。饌茗有廚役伺候，三便也。刮補託能手代勞，四便也。傍晚得隨意列燭，五便也。惟地屬中祕，外人未便闖入，刮補等事，必同僚交契者為之。即試策中條對排比，亦可相助為理，俾得專力精寫，不至限於晷刻。有此種種便宜，故每科鼎甲，由中書中式者，往往得與其選。

光緒中葉，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能速。殿試日，已薄暮矣，猶有一行半未畢，目力不復辨。正惶急間，適監場某貝勒至，悅其字體婉美，竟旁立，然吸煙所燃之紙煤照之。屢盡，屢易其紙煤，且屢安慰之，謂：「姑徐徐，勿亟也。」迨竣事而紙煤亦罄矣。殿撰感恩知己，臚唱後，以座師禮謁之。

殿試卷有重字

光緒庚寅科吳肅堂修撰魯之殿試卷，其中重寫一「而」字，惟適當翻頁之處，一在前頁末，一在後頁首，閱卷者匆匆翻過，未及覺察，遂得大魁。迨下科琉璃廠懿文齋書肆將原卷張於壁間以示人，全幅瞭然，其誤乃見。

蓋向例，逢會試年，琉璃廠紙筆文具店必設法將上數科三鼎甲殿試卷橫張於壁以示人，俾考試者知所效法。觀者愈多，則生意愈盛，亦招徠之妙法。懿文齋、松竹齋，其尤著者也。

文道希殿試有筆誤

萍鄉文道希學士廷式夙負盛名。光緒壬辰廷對，誤書閻閻為閻面，經讀卷大臣籤出，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穌則言閻面二字，確有來歷。或猶與之爭曰：「殆筆誤耳！」翁曰：「曩吾嘗以閻面對齋牙，詎誤耶？」文竟以第二人及第。

殿試各卷名次

閱卷大臣，以奉旨派充時名次先後為序，位在甲者所取第一卷為第一，位在乙者，所取第一卷為第二。如大臣八人，則位庚辛者，所取第一為七為八也，甲所取第二，宜為第九，不可紊也。間有破例者，如翁同穌、徐樹銘同充閱卷，翁甲而徐乙，徐為翁之師，翁以元卷讓徐。潘祖蔭以門地才學凌駕同列，亦間有占前者。

光緒己丑，閱卷大臣為李鴻藻、翁同穌。翁得費念慈卷，欲以狀元畀之。商諸李，李已得張孝謙卷，堅持不可易，翁爭不已。乃兩置之，改為張建勳、李盛鐸是也。進呈後多照原擬，亦間有更動者，如乙未之蕭榮爵擬狀元，駱成驥擬傳臚。進呈後，德宗見駱卷起語：「臣聞殷憂所以啟聖，多難所以興邦。」時方新敗於日本，德宗大感動，乃以駱魁天下，改蕭為第四。

俞陸雲殿試第三

俞蔭甫太史之孫陸雲，光緒戊戌科以第三人入選。聞報，大喜，撰一聯榜其室，句云：「歎老夫畢世居稽，藏書數萬卷，讀書數千卷，著書數百卷；喜小孫連番傲倖，院試第一人，省試第二人，廷試第三人。」陸雲，字階青。

翰林散館考試

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考試，留館者不斤斤於名次之高下。名單進呈，候皇上硃筆圈出，有高列而不留館者，有以樞臣之力以二等獲留者。三鼎甲先授職，不俟三年散館，即得為學政主考。故得科名者，以鼎甲為最榮。

何焯以下等留館

長洲何義門學士焯博極群書，長於考訂，其手校書籍，後人不惜重金購之。康熙朝，以李文貞公光地薦，特賜舉人進士，授編修。及散館，竟列下等，應改官，奉旨著留館，再教習三年。

梁啟心恩免散館

乾隆己未，仁和梁葑林庶常啟心侍養家居，特旨免其散館，授職編修。葑林為文正公詩正之兄。

錢文敏散館曳白

錢文敏公維城，乾隆乙丑狀元，選為清書翰林。性敏，以清書易學，不甚措意，至散館曳白。高宗大怒曰：「錢維城以國語為不足學耶？乃敢抗違定制。」將置於法。傅文忠公代請曰：「錢某漢文優長，尚可寬貸。」上召至階下，立命題考之。乃倚礎石揮毫，未踰刻，已就。上異其才，命供奉南書房，洊擢至戶部侍郎，寵眷甚篤。

閻文介散館列乙等

道光丁未庶常散館，賦題為「擬庾子山春賦」，既限官韻，又令能記原賦者步原韻。閻文介公敬銘志在必得一等，因用原韻，而後半竟不能全記，韻腳遂大亂，考入乙等，以部屬用。閻侘僚特甚，後雖入相，猶以此為憾也。

聖祖試年羹堯

羹堯少官都下，好冶游，而博聞強記，文譽甚彰。一日試翰林，題為「西南墾荒防邊事」，年備言地理險要，聖祖大悅。未幾，遂以閣學擢巡撫。然少年得志，意氣頗盛，或規之，乃折節談宋明理學書，傾心陽明，尤慕陸宣公之為人，為人書字，多錄陸之奏議。

考選南書房翰林

咸豐庚申五月，考選南書房翰林，詩題為「擬鮑明遠數詩」。詩載《文選》中，所謂「一身出關西，二年從車駕」者也。而與試諸人竟無人能記全詩者，雖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，亦不能憶之。

紀文達應翰林館課

乾隆某年，翰林館課題「痾痛丈人承蜩賦」，以「用志不紛乃凝於神」為韻。時獻縣紀文達公昫方入詞垣，課作押乃字，官韻云：「沈幾觀變，聳肩第覺其成山。定息凝神，拄杖休嘲其似乃。」【唐無名氏嘲偃僕人詩：「拄杖欲似乃，插笏還尚及。」】

翰林大考始於雍正

雍正癸丑四月上諭：「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，或數年以後，或□年，朕再加考驗，若依然精熟，必從優錄用，以示鼓勵。其或遺忘錯誤，亦必加以處分。」是為翰林大考之始。

大考之升降

故事，大考翰詹，惟一等及二等前數名得遷擢，稍後或被文綺之賜，中贊以上列三等末，率改官降黜，編檢奪俸，至四等，則無不降斥矣。乾隆戊辰大考，諸城寶總憲光鼎時官編修，名列四等，高宗夙知寶，特遷為右中允。

汪廷瓚以大考授講學

乾隆壬申，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，以「納涼賦」為題，作者多規撫《上林》、《子虛》，鋪陳宮殿苑囿。汪侍郎廷瓚時

為編修，獨以宵旰憂勤民事立言，特擢一等一名，超授侍講學士。嗣充日講起居注官，又充會試同考官，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。

大考之黜陟

故事，詞臣以大考休官，如外吏之干六法，無仍還原秩者。德州宋蒙泉廉訪弼以編修充《續文獻通考》纂修官，同事□數人，皆後進，徵文獻者咸以宋為歸。乾隆癸未御試正大光明殿，引見，有旨令以原官休致。當時諸總裁合詞奏宋弼學問篤實，著述精勤，請留之書局，由是供職如故。後以贊善分巡鞏秦階道，擢甘肅按察使。

法式善大考兩降

時帆祭酒法式善雄文邃學，列清班者二□載，而未一與文衡。兩應大考，俱佐遷，則以書法甚古拙故也。蓋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。

阮文達大考第一

阮文達公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，由編修擢詹事府少詹事。是年大考，題為「擬張衡天象賦」、「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」，并陳今日同不同，賦得眼鏡詩。閱卷大臣極賞擬賦博雅，而不識賦中崑字音義，【崑音計，《管子·輕重戊篇》：「處戲造六崑，行以迎陰陽。」】竟置三等。旋檢字典，始置一等二名。奉諭：「第二名阮元比第一名好，疏更好，是能作古文者。」親改為一等一名。文達嘗自謂所以得改第一者，實因疏中所陳今日三不同，最合聖意也。

周興岱大考四等

侍郎周興岱官翰林院編修時，大考列四等。

周興岱規避大考

周興岱以典試江西獲咎，部議奪職，特旨用為翰林院侍讀學士。次年為嘉慶癸亥大考，屆期，興岱以頻歲有疾，懇請休致。上諭斥其不早陳奏，有心取巧，勒令休致。尋復賞編修，因其父煌曾充上書房總師傅，而興岱亦係直南齋有年也。

陳傳經大考三等

海寧陳傳經文章名海內，官翰林院編修時，仁宗嘗問董文公誥曰：「東南世家子弟，在朝列有文學者，朕欲拔一人用之。」文恭即以陳名對，且備舉其行誼。會大考翰詹，仁宗閱其卷，諭文恭曰：「陳傳經寫作俱佳，已置一等第一矣。」文恭告陳，私為慶幸。比榜出，名在三等，大惑不解。越數日，仁宗又諭文恭曰：「曩本置陳傳經第一，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。」惋惜久之。

奎照奎耀同應大考

嘉慶戊寅大考之次日，仁宗召英相國和諭曰：「汝子奎照、奎耀試作，耀當在二等，照次之。今日閱卷，未嘗宣露一字，俟拆封後，看若何？」既而耀居二等，照列三等，仍為滿洲第二名。越日，聖駕詣東嶽廟，小黃門傳諭云：「文章自有定評，日昨所斷竟不爽。」

大考第一之賦

道光朝，大考翰詹，以「遠佞賦」為題，押厥字韻。有一卷曰：「譬彼欲求至寶，譁囂何取於沽諸。將植嘉禾，豐草必先於蒺藜。」詞婉而諷，能近取譬，獲首選。

曾文正大考二等

都人嘗有翰林大考之口號，其句曰：「金頂朝珠掛紫貂，群仙終日任逍遙。忽傳大考魂皆落，告退神仙也不饒。」亦可見其難矣。某屆，總其事者許乃溥，一老翰林乞關照，謂祇求無過，不求有功。許告以完卷後，微灑墨水數點，庶易辨認，欣然去。曾文正公時為檢討，完卷後，因加筆帽，墨水激出，少有沾濡，許得之，以為老翰林也，列二等末。事竣，齎呈御覽，宣宗詳加披閱。至二等，以手翻騰，得曾卷，未過目，侍臣以他事請，上匆匆發出，則曾卷已居二等首，遂得遽升侍講。

文宗命大考題

咸豐癸丑，粵寇據金陵，東南行省悉陷，文宗憂甚。己未冬，郊宿於齋宮，夜分，慟哭不止，侍臣咸為之悽然泣下。是年，大考翰詹，至以「宣室前席」發題，蓋亦憂心焦思，傷於禍亂也。

萬文敏大考第一

咸豐己未，大考之詩題為「半窗殘月夢鶯啼」，萬文敏公青藜時官編修，有句云：「九重開曙色，萬戶動春聲。」拔置第一。蓋題近衰頹，而句有興會也。

文道希大考第一

光緒某年，大考翰詹，賦題為「水火金木土穀」。文道希學士廷式卷，閱卷大臣進呈時原列第三，德宗拔置第一。及召見，親諭之曰：「汝卷乃朕所特取，汝知之否？」文頓首謝。旋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。

庶常大課不識詩題

阮文達嘗教習庶吉士，大課詩題為「天下太平」，皆不知出處。納卷後，方悟是《禮記》孔子答子張問政：「君子力此二者，以南面而立，夫是以天下太平也。」

汪某試翰林得罪

汪某，休寧人，乾隆丁丑散館，授編修。癸未五月，試翰林，搜出夾帶，加等治罪，笞發順天府，定驛充徒。先是試博學宏詞，查出代作詩者，猶從寬典也。

考差

鄉、會試之考官，須先考差。考後，必開名單，進呈御覽，候上加硃筆，被圈者始得差，然非行賂，亦不可恃。因太監持單入時，單中雖列本人之名，若別無賄賂，則名上輒有告假扣資等字樣，必不得圈。蓋太監以小紙書此等字樣置手指中，臨進時貼之，無人覺察也。

考差向用《四書》文二篇，試帖詩一首。嘉慶己卯，裁《四書》文一篇，改用經文一篇。考差者在子、午、卯、酉四年之四月。三品以下之翰詹，皆得與試，記名者得放差。差者，學差為各省學政，試差為各省正副主考，同考差為順天鄉試、會試之同考官也。

進士不得考差

光緒末，設進士館，使鼎甲以下皆肄業其中。進士皆大佛，諸翰林以不得即散館考試差為大戚，大怨張文達公百熙，時張方為管學大臣也。

壽耆考差詩

壽耆曾考試差，其試帖題曰「華月照方池」。文芸閣與之同座，見其一句曰：「卿士職何司？」文百思不得。壽曰：「我用《洪範》卿士惟月典，君荒經已久，宜不知出處。」文唯唯而已。壽，字子年，宗室也。後官至侍郎。

劉可毅考差被斥

武進劉葆真，名可毅。光緒朝，官翰林院編修。某年考差，其起講起句為「且自不得已而後有君臣」。閱卷大臣張文達公之萬見之大怒，謂其滅絕人倫，即欲上疏劾之，經某大臣為之解釋，始免。然卒不獲放差，後死於庚子拳亂。

秦留仙應制詠鶴

秦留仙年□九，官庶常。世祖召試詠鶴詩，有「高鳴常向月，善舞不迎人」之句。指示閣臣曰：「此人必有品。」因置第一。

王文簡應制賦詩

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一時，其初浮沉郎署，適張文端公英值南書房，為之延譽。聖祖素聞其名，因召入內，出題面試。文簡詩思本蹇澀，且以乍睹天顏，戰慄不能成一字。文端代作詩草，撮為墨丸，置案側，始得完卷。上笑閱之，曰：「人言王某詩為手神妙悟，何以整潔殊似卿筆？」文端謝曰：「王某詩人之筆，定當勝臣多許。」上因命改官詞林，由是得躋高位。乃感文端終其身，嘗告人曰：「是日微張某，余幾作曳白人矣。」

翰林番上應制

康熙甲戌夏五月，召翰林諸臣番上應制，凡□九次，計詩題□八，論題一，賦題一。五月初九日，少詹事李錄予朱阜，侍講學士顧祖榮、李愷入直，擬「夏日內庭應制」七律。初□日，侍讀學士徐家炎，侍講學士張廷瓚、史夔、曹鑑倫入直，擬賦得「西園翰墨林應制」五律。□一日，左庶子陳倫，右庶子孫岳頌，侍讀張榕瑞、王思軾入直，擬賦得「膏雨潤公田應制」五律。□二日，侍讀陸肯堂，侍講余志貞、彭定求，左諭德沈涵入直，擬賦得「紫禁朱櫻出上闈應制」七律，韻限五微。□三日，洗馬邱象隨，左中允王思沛，左贊善沈朝初、陸棻入直，擬「詠金蓮花應制」五律，韻限八齊。□四日，右中允楊大鶴、彭寧求，右贊善魏希徵，司業彭會淇入直，擬賦得「崇文聊駐輦應制」五古，限輦字。□五日，檢討胡作海，編修仇兆鼐、徐元正、汪灝入直，擬賦得「衣露淨琴張應制」五律，韻限五微。□六日，編修陳遷鶴，修撰沈廷文、陳元龍，檢討王之樞入直。擬「恭讀御覽覽貞觀政要詩應制」五律，韻限二蕭。□七日，編修袁佑、王化鶴，檢討潘應賓、方韓入直，擬「恭讀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制」五律，韻限八齊。□八日，編修張豫章、鄭崑瑛，檢討劉涵，編修張希良入直，擬「恭讀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制」五律，韻限五微。□九日，編修沈辰垣、李孚青、宋敏求、宋大業、沈三曾，檢討劉坤、魯瑗、宋如辰入直，擬「恭讀御製觀渾天儀器詩應制」五律，韻限九佳。二□六日，編修吳世燾、湯右曾、郝士鈞、凌紹雯、劉灝、張復，檢討宋朝楠、彭世博、葉淳入直，擬「聖駕夏日閱視河堤應制」五律，韻限六魚。二□七日，修撰戴有祺，編修吳昂，檢討萬光宗、孫勳入直，擬「恭讀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制」七律，韻限□灰。二□八日，編修許賀來，檢討梅之珩、張明先、李朝鼎入直，擬「恭讀御製詠史詩應制」七律，韻限□灰。二□九日，檢討鄧咸齊、鄭際泰、寶克勤、徐日暄入直，擬「渾天儀應制」七律，韻限□蒸。閏五月初一日，編修楊中訥、姚宏緒、潘從律、張瑗、王奕清入直，擬賦得「虛心高節雪霜中應制」七律，韻限□二文。初二日，編修胡潤、戴瑗，檢討再觀祖、楊名時、王傳入直，擬「讀朱子文集應制」五律，韻限□四寒。初三日，檢討王者臣、張曾慶、劉琰、李象元、文志鯨入直，擬賦得「駐輦華林側應制」五律，韻限□三覃。初四日，召集西苑，考試學士王揆、李枏、顧藻及翰林諸臣，擬「理學真偽論」、「豐澤園賦」。

李中簡應制詩得體

李學士中簡值上書房最久，諸皇子皆服其品學。乾隆乙酉秋，高宗偶以「鳩喚雨」命題，試內庭諸翰林。學士詩先成，中一聯云：「愆陽猶可挽，拙性本無他。」即小喻大，時皆稱其得體。

特科

特科二字，鄉、會優拔之外，皆可稱之。博學宏儒也，詔舉經學也，巡幸召試也，經明行修也，孝廉方正也，經濟特科也，皆是也。然亦有以專屬之博學宏儒者。

各項特科之得人

特科得人最盛，康熙戊午舉博學宏儒，得彭少宰、孫遜等五□人。乾隆丙辰再試宏博，得劉文定公綸等□九人。乾隆己巳詔舉經學，得吳司業鼎等四人。又康熙朝六巡江浙，召試諸生，得吳文恪士玉等七□三人。乾隆六巡江浙，得王司寇昶等八□五人；三巡山東，得初尚書彭齡等□七人；四巡天津，得姚文僖、文田等□六人；巡幸五臺，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。他若藍太守鼎元，雍正初以特薦召試；嚴方伯如煜，嘉慶初以孝廉方正召試；並稱旨，授知縣，皆為名臣。而乾隆壬申，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，亦奉特旨親試，立授赤城令，尤為奇遇，後亦以循吏稱。

預各項特科之難

康熙己未以宏博科入詞苑者，江南二□六人，浙江□三人，順天直隸六人，江西二人，山東、河南、陝西各一人。乾隆丙辰再舉是科，浙江七人，江南六人，山東、江西各一人。丁巳補試，江南、浙江、福建、雲南各一人。辛未保舉經學授官者，江南三人，山西一人。前後三舉特科，湖南、湖北、廣東、廣西、四川、貴州、甘肅及蒙古，皆無一人受殊恩者。

大科詞科

博學宏儒科為特科之一，亦有稱之為大科或詞科者。

聖祖詔開博學宏儒科

康熙己未正月，詔開博學宏儒科，諭曰：「自古一代之興，必有博學宏儒，振起文運，闡發經史，潤色詞章，以備顧問著作之選。朕萬幾時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洽之士，用資典學。我朝定鼎以來，崇儒重道，培養人材，四海之廣，豈無奇才碩彥，學問淵通，文藻瑰麗，可以追蹤前哲者？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，無論己未出仕，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，在外督撫布按，各舉所知，朕將親試錄用。其餘內外各官，果有真知灼見，在內開送吏部，在外開報於該督撫，代為題薦，務令虛公延訪，期得真才，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。」

聖祖優禮宏博舉子

聖祖厭薄八股，曾諭內三院九卿於康熙甲辰丁未兩科，改換策論，著以經濟時務取士。而廷臣狃於故習，皆言古學不可猝辦，仍暫用八股以俟徐復，因特開宏博科，振厲其事。三月初一日平明，齊集太和門，以魚貫入，詣太和殿前，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。是日，上御殿祭堂子回，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，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，用黃紙□張，寫題二道，置黃幃桌上，跪領題訖，用矮桌列墀下，使坐地作文，題為「璇璣玉衡賦」，「以天下為一家詩」。及已刻，太宰掌院學士復宣旨云：「汝等俱係薦舉人員，有才學，原不必考試。但是考試愈顯才學，所以皇上□分敬重，特賜宴，為會試、殿試、館試、狀元、庶吉士所無，汝等須知皇上德意。」宣訖，命起，赴體仁閣，設高桌五□張，每張設四高椅，光祿寺設饌□二色，皆大碗高攢，相傳給直四百金。先賜茶二通，時果四色，後用饅首捲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，白米飯各一大盂，又賜茶訖，復就試。時陪宴者太宰掌院學士各滿、漢二員，皆南北向坐，謂之主席，以賓席皆東西向也，餘官提調皆不與焉。其夕，晚出者□餘人，皆給燭燵事，然後彌封，諸試卷作四封，當夜呈進。

此次無論已仕未仕，一體保薦。其應舉者，除京城現任官員外，官人布衣，各給月俸銀三兩，米三斗，旋取列一等彭孫遜等二□名，二等李來泰等三□名，悉令分修《明史》。中有以布衣超授清秩者，而應舉至京者，凡一百八□六人，江浙為最多。以疆吏敦促上道，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輿馬，舁以籃筥，馳赴國門者。施愚山久於仕宦，應徵而至，坐臥惟一羊裘。既抵京，且稱貸以營寒具。其他貧士，或就食畿輔，或寄宿僧廬，北地苦寒，狼狽萬狀。

是科取中者五□人，俱授翰林院官。侍講一：邵遠平，侍讀四：湯斌、李來泰、施閻章、吳元龍，編修□八：彭孫遜、張烈、汪霽、喬萊、王頊齡、陸棻、錢中諧、袁佑、汪琬、沈珩、米漢雯、黃與堅、李鎰、沈筠、周慶曾、方象瑛、錢金甫、曹禾，檢討二□七：倪燦、李因篤、秦松齡、周清源、陳維崧、徐嘉炎、馮勳、汪楫、朱彝尊、邱象隨、潘耒、徐夬、尤侗、范必英、崔如岳、張鴻烈、李澄中、龐塏、毛奇齡、吳任臣、陳鴻績、曹宜溥、毛升芳、黎騫、高詠、龍燮、嚴繩孫。或謂是時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，聖祖特開制科，冀以嘉惠士林，消弭反側，徵以「以天下為一家」之詩題，其或然歟。

康熙朝試宏博之寬

康熙特科讀卷諸臣，依前代制科分等第，進士科分甲乙例，判作四等。拆卷日，聖祖問有不完卷者，何以列在中卷，蓋嚴繩孫

僅作一詩也。眾對曰：「以其文詞可取也。」上又問上二卷內有「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」語，無礙否，蓋彭孫通卷也。眾對曰：「雖語滯，意圓無礙。」又問賦首有「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」語，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？蓋汪琬卷也。眾對曰：「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，大抵皆寓言，似不必有所指也。」又問詩中有云「杏花紅似火，菖葉小於釵」，菖葉安得似釵？蓋朱彝尊卷也。眾對曰：「此句不甚佳。」上曰：「斯人固老名士，姑略之。」上曰：「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，賦韻且不論，即詩韻，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。有以冬韻出宮韻者，【潘耒卷。】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，【李來泰卷。】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，【施閏章卷。】此何說也？眾曰：「此緣功令久廢，詩賦非家弦戶誦，所以有此，然亦大醇之一疵也，今但取其大焉者耳。」上是之。

聖祖於召試宏博之次日，方幸霸州，攜諸卷親覽。翼日，下三相國公閱。聖祖忽問：「媧皇補天事信乎？」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。益都馮文毅公溥奏《淮南子》有之，上曰：「徒記事邪？則《楚辭》、《列子》早及之，何止《淮南》？第未知傳信何如耳。」文毅曰：「賦主鋪張，古籍宜可用。」於是西河列上卷，此可見當時試例之寬。

彭羨門為康熙制科第一

彭孫通為康熙己未宏博第一人，才富學瞻，王阮亭、朱竹垞皆自歎不如。其《延露詞》三卷，清綺纏綿，多神妙語。然當時有點者，摘其書中穢詞，謂：「如此淫狎，何以獨冠多士，況宏博乃逸世大典，不將遺笑後世乎？」有司乃以其詞進呈覽，聖祖大怒，欲劈其書板，降其名次，後以某轉圜，乃寢。彭，字羨門，海鹽人。

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

康熙己未開制科，四方之士，率為二三耆臣禮羅而延致之。其客馮文毅公邸第者，世稱為九等上上之選，呼曰佳山堂六子。其實亦不盡然。六子為錢塘吳農祥、王嗣槐，海寧徐林鴻，仁和吳任臣，蕭山毛奇齡，宜興陳維崧也。時文毅奉派讀卷，卷不彌封，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。命下，奇齡、維崧入史館，而四子皆見遺，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，人乃歎文毅之無私也。

杜傳得制科美授

康熙宏博科之年老試不入格者，吏部為裁量注官。惟容城杜越、太原傅山，聖祖命賞內閣中書，時人歎為美授。

魏文毅羨康熙制科

康熙宏博，與薦者一百八十六人。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罷相家居，恆謂人曰：「吾不羨東閣輔臣，而羨公車徵士。」柏鄉縣令聞之，稱於直督，以疏薦為請。直督曰：「焉有元老而赴制科者乎？」

姜西溟不獲舉制科

康熙制科，崑山葉初庵侍郎方霽與長洲韓文懿公莛相約連名上疏，以姜西溟太史宸英薦，葉適以宣召入禁中，泱月既出，則無及矣。王文簡公歎曰：「其命也夫。」或曰：以厄於高江村詹事士奇，不獲舉。

乾隆制科給銀兩

雍正癸丑四月，世宗詔舉博學宏儒。尋崩，至乾隆丙辰，高宗舉行之。二月，奉上諭：「內外臣工所舉博學宏詞，聞已有一百餘人，祇因到京未齊，不便即行考試。其赴京先至者，未免旅食艱難，著從三月為始，每人月給銀四兩，資其膏火。在戶部按名給發，考試後停止，若有現任在京食俸者，即不必支給。並行文外省，令未到之人，俱於九月以前到京。若該省無續舉之人，亦即報部知之，免致久待。」

高宗優禮宏博舉子

乾隆丙辰九月，試制科，高宗命分為二場考試，蓋慎重將事之意也。二日為首場，試以經史二策。二日為次場，試以賦、排律、論三種。賦題為「五六天地之中合」，七言排律二韻，題為「山雞舞鏡」得「山」字，論題為「黃鐘為萬事根本」。皆試於保和殿，並准給燭，取列之人，引見，授職有差，並賜《日知薈說》各一帙。丁巳七月一日，續到補試者二十六人，亦分二場。首場亦經史二策，次場亦賦、排律、論三種，賦題為「指佞草」，七言排律為「良玉比君子」得「來」字，論題為「復見天心」，旋取列四人。

是科也，明詔既下，起訖凡四年，合內外所舉，除重薦者六人外，尚有二百六十七人，亦以江浙為最多。而滿洲有五，漢軍有二，為康熙朝所無。

是科兩次所取共九人，亦俱授翰林院官。編修五：劉綸、潘安禮、諸錦、于振、杭世駿；檢討五：陳兆崙、劉藻、夏之蓉、周長發、程恂；庶吉士五：楊度汪、沈廷芳、汪士鋐、陳士璠、齊召南。次年補試者，檢討二：萬松齡、張漢；庶吉士二：朱荃、洪世澤。

祖孫相應制科

乾隆制科之徵，有祖父以康熙己未宏博起家而其孫應薦辟者三人。朱竹垞之孫曰稻華，王文恭之孫曰祖庚，施愚山之孫曰念曾。

乾隆制科試五題

乾隆制科試題之例，吏部議覆御史吳元安奏言：「薦舉博學宏詞，原期得湛深經術敦崇實學之儒，始足副淹雅之稱，膺著作之選。蓋詩賦雖取兼長，而經史尤為根柢，若徒駢綴儷偶，推敲聲律，縱有文藻可觀，終覺名實未稱。應如該御史所請考試博學宏詞，定為兩場：首場試以經解一篇，史論一篇；二場照例試以詩、賦、論三題。皆許自辰至酉，夜則准其繼燭以盡其長。」疏上，如議行。

陳兆崙三次通籍

乾隆制科，有以進士舉宏博者，兩次通籍，已為奇遇。錢塘陳太僕兆崙釋褐，用福建知縣，嗣保奏宏博，入都候試，適內閣中書闕員，試士東閣。新例，凡徵士中科甲出身者，亦得與試，太僕蒙欽取一等一名，授內閣撰文中書，旋入軍機處行走。明年，復入宏博之選，改官翰林，是三次通籍也。

劉海峰制科不第

桐城劉海峰副貢大樞，嘗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科。鄂文端公爾泰擬以為首選，張文和公廷玉惡其才，曰：「此吾鄉之浮蕩者。」因易武進劉文定公綸，海峰遂落拓終身，居京邸。其弟館於明珠家，海峰素惡權貴，乃避居朱都統淪瀚宅，破壁頽垣，泊如也。

劉文定為乾隆制科首選

劉文定以受知於尹文端公繼善，首薦博學宏詞。張文和喜其文穎銳，讀其詩至「可能相對語關關」句，曰：「真奇才也。」擢第一，位至宰相。乾隆以前漢閣臣不以進士進者，惟文定一人。

胡天游試制科不第

乾隆制科，禮部尚書任蘭枝以胡天游薦，首相鄂文端公爾泰欲見之，不可，強聘焉。胡痘癩著其頰，目眇轉雙鬮，長不勝外府之裘。入，雅蹠相對，問兩戒形勢、九乾躔度、八一家文墨，口汨汨如傾海，鄂大驚，揚於朝曰：「必用胡某，以榮館閣。」未幾，試殿上。諸人捧黃紙，加墨，而胡鼻軌嚏不止，血涔涔下，污其卷幾滿。

厲樊榭試制科不第

乾隆制科，浙閩總督程元章嘗薦錢塘厲樊榭孝廉鶚應博學宏詞科。試日，誤寫論在詩前，遂報罷，而年亦老矣。

汪後來以武人被薦制科

乾隆丙辰制科，有以武人被薦者，為番禺汪鹿岡千戎後來。託病不出，時年逾六十矣。初，清遠龍門有草寇，鹿岡嘗於黑夜領步卒抵寇穴，焚燒九岡諸砦，悉平之，旋以母老歸養。其詩學韓、孟，畫兼子久仲珪之長，嘗有句云：「夜半詩成攜薰入，營

門驚道羽書來。」

高宗詔舉經明行脩

乾隆辛未，高宗詔舉經明行脩之士。

聖祖南巡召對賦詩

康熙己卯春，聖祖南巡，由浙回蘇。長洲舉人吳廷楨駕小舟，迎謁水次，召對賦詩，稱上意，大喜，於是詢知其為丙子順天舉人以冒籍黜者也。詔復之，復詢「才如爾者更有誰？」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以對。明日回艫，上皆召見，撤尚方猊糖以賜，命兩近臣送之歸。

高宗東巡召試

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，而書法素非所長。始以舉人居，聞高宗東巡泰山，特赴召試之典。過清江浦，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，皆記零星典故，以五錢得之。歸而略一披閱，有一條曰：「東方三大者，謂泰山也，東海也，孔林也。」及試，題為「東方三大賦」，首段渾冒三項，以下分點三段。大臣擬取□餘卷，上閱之，無當意者，因問大臣曰：「通場試卷竟無一知題義者乎？」大臣對曰：「有一卷分點三大，以書法太劣，擯之。」上曰：「顧其學如何耳，何以書法為哉？」命亟以進，覽之稱善，御筆加圈點，拔置第一，遂授中書舍人，入值軍機處。不數年，授杭嘉湖分巡道，數遷而為總督倉場侍郎。

世宗詔舉孝廉方正

雍正癸卯，詔舉孝廉方正。先是，康熙壬寅，詔各直省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，暫賜六品頂戴以備召用。至是，奉旨：「國家敦勵風俗，首重賢良。前所頒恩詔，內有舉孝廉方正一條，距今數月，未有疏聞。豈通都大邑之中，海澱山陬之遠，遂無潛修砥操，克稱俊乂，可應詔旨者歟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，雖有端方之品，無由上達，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。著各直省督撫速遵前詔，確訪舉奏。」

德宗詔開經濟特科

光緒戊戌，德宗詔開經濟特科。先是，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，德宗特命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。尋奏：「臣等查該編修原奏所陳各節，公同商議，擬略宋宗臣司馬光□科、朱子七科之例，以六事合為一科。一曰內政，凡考求方輿險要、郡國利病、民情風俗諸學者隸之。二曰外交，凡考求各國政治條約、公法律例章程諸學者隸之。三曰理財，凡考求稅則、礦產、農工商務諸學者隸之。四曰經武，凡考求行軍布陣、駕駛測量諸學者隸之。五曰格物，凡考求中西算術、聲、光、化、電諸學者隸之。六曰考工，凡考求名物象數、製造工程諸學者隸之。其保送，應請如該編修所奏。飭下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學政，各舉所知，毋限疆域，無論人數，悉填姓名籍貫已仕未仕，並其人何所專長，咨送總理衙門，定期考試。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試期，欽命題目，簡派閱卷大臣，在保和殿試以策論，差次優劣，分別去留。錄取者再請殿廷覆試一場，另請簡派閱卷大臣詳定等第，以昭鄭重。試後，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帶領引見，應如何量材擢用，或悉照宏博成案，略與變通鼓舞，出自聖裁，非臣等所敢擅擬，應臨時由軍機大臣請旨辦理。此為特科，或□年一舉，或二□年一舉，統俟特旨，不為常例。」此特科議辦之大略也。歲舉，則每屆鄉試年分，由各省學政調取新增算學、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，錄送鄉試。初場試專門題，次場試時務題，三場仍試《四書》文。中式者名曰「經濟科舉人」，與文闈舉人同場覆試，會試中試經濟科貢士者，亦一體覆試，殿試朝考。

德宗御書經濟特科題

考試經濟特科之日，暑熱特甚，時德宗方從孝欽后駐蹕頤和園。正場之題，辰刻始至，拆封，則朱書灼然，蓋德宗御筆也。

經濟特科覆試題

經濟特科覆試題，為「《周禮》農工商各有專官論」，又「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，則國用饒民用給，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洩，其道何由策」。有正場考列高等之某太史，竟不知桓寬為何朝人，在殿廷，歷詢之於同試者。

張文襄閱經濟特科卷

考試經濟特科，閱卷大臣凡八人，以張文襄居首。命下，慶王奕劻揖文襄而言曰：「香翁，諸事費心。」文襄所錄取者一百二□餘人，諸大臣大恚，蓋不能位置私人也。及覆試，即由原派大臣校閱試卷，於是僅取一二等二□餘人，餘皆不錄。正場前五名固不入選，而凡文襄所保者，亦已去之務盡，惟與端忠愍公方會保之陳某，得列二等之第□八名，殿軍也。

某本列一等，以卷中用盧梭語，降列三等，批語有奈何二字。某自題詩，有「博得南皮喚奈何？不該試卷用盧梭」句。或曰即如臯冒鶴亭郎中廣生也。

王文勤惡經濟特科

經濟特科人員，孝欽后原擬依康、乾宏博制科成例，賞以翰林中書，軍機大臣亦皆諾。惟王文勤公文韶起而抗議曰：「若輩皆講求新學，屢以廢科舉為言，何必再以科甲與之？但求皇太后賞以飯碗，可也。」於是遂多以知縣用，且由附生出身者，僅得州判。不列之於主簿、從九、典史之類，已萬幸矣。

周樹模劾經濟特科

光緒戊戌，鄂人周樹模方官御史，謂經濟特科被薦者之中多冒濫也，特疏上劾梁士貽、楊度、宋育仁等□餘人，詞連康有為、梁啟超，且及於富有票哥老會。孝欽后疑之，及覆試卷進呈，遂命盡拆彌封，將被劾諸人之卷，一律沙汰，再發閱卷大臣校閱。周，字少樸，後官黑龍江巡撫。

宋恕未應經濟特科

朱古微侍郎祖謀嘗疏薦平陽宋燕生明經恕，以居憂，未應徵。朱嘗語人曰：「吾知燕生久，績學在野，抱道俟時，不為危言畸行，可謂平實矣。」

停經濟特科

光緒戊戌八月，孝欽后命停經濟特科。

復經濟特科

光緒辛丑三月，復開經濟特科。

考職之大獄

故事，新君登極，例須考職一次，惟僅用佐貳。應首選者，註冊四□五日，即開選，光緒乙亥考職，癸未始舉行。是年，有出八百金託會稽舉人馬星聯代考者，榜發第一，得州同即選。馬大喜，設筵於聚寶堂之聽事，定雛伶花榜焉。當興高采烈時，語同輩曰：「諸公僅能包取耳，若我則包第一，即不爽，我視諸公遠矣。」御史丁振鐸方在聚寶堂偏院請客，聞馬語，詢於人，乃知其事。次日上疏劾之，奉旨斥革拿問。馬遁歸，而出結之京官，考取之本人，皆革職遣戍，蓋照科場舞弊例治罪也。

考試月官

康熙戊戌□月甲寅，諭吏部考試月官，令作八股時文，大抵抄錄舊文，苟且塞責。嗣後止令寫履歷，以三百字為限。

選人到官循例考試

李筱泉制軍瀚章巡撫湖南時，有一捐納人員選得某郡通判者，來謁。李循例出題考試，通判至花廳，即掩卷高臥。李召首府使往問之，則對曰：「吾儕若能考試，早以科第得官矣。今因不解文字，故以捐例得之，何考之有？」李大怒，謂此等劣員，亟應參革。遂於發月摺時，附片參之。及批摺回，不見此片，旋於書案內得之，蓋拜摺時漏未封入也。李欲復上，時馬端愍公新貽巡撫浙江，與通判有舊，適馳書為之說項，李遂飭令到任，食祿八年。及王文勤公巡撫湖南，復調令考試，以不完卷劾罷之。

沈文肅甄別屬官

沈文肅公葆楨任兩江總督時，每值甄別屬官，輒於廳事中列案數□，令屬官南向坐，己則面北，列案以監督之，如塾師之課徒然。文有先成者，即就近取閱，遇佳構，則即加以批，並與溫語討論。不佳者，亦即予指摘，極劣者，則嘲笑而棄擲之。不少假借，無普通官吏之積習也。

大臣面試教官

康熙甲午四月，聖祖以教官有教養士子之責，嗣後凡掣選者，應令至京師，令大臣面試。

黃漱蘭出考教題

黃漱蘭督學江蘇時，試某郡，例考教官，以定黜陟。其題為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」。

考吏員

京師內閣供事及各衙門書吏均有定額。由召募考補，或於貼寫中遴選掣補，嚴禁假冒缺主，毋朋充，毋濫役。其承充者，由部取原籍有司印結，按遠近立限，以結到日著役，無結者黜。

外省吏攢，【司道府州縣為典吏首領，雜職等衙門為攢典。】經制關，擇勤慎無違礙者承充。具結，送該管衙門，准著役。每歲終，仍取結送覈。

內閣事繁供事，各衙門事繁書吏，五年役滿無過犯者，免其考職，以從九品未入流兼掣選用。【供事起軍營效力者，亦免考職，給正八品銜先用。】事簡供事、書吏役滿報部，每季關防考試，【事繁供事、書吏送修書各館者，亦考職，以館班別選。】試以告示申文各一道，試卷封貯。【一次不到下次准補，兩次不到除名。】其直省吏攢，五年期滿，申督撫，每年七月內，關防考試，其試卷封固，並原著役日期履歷冊送部。歲終，合內外吏員試卷，校定等第具奏，分別錄用，事繁書吏掣定職銜及各書吏考試後，不得在京稽留，即令五城官嚴催一月內回籍。令原籍官以到籍日期申報，其考授執照，發各省巡撫轉給。

順治戊子二月，吏部奏稱：「佐貳雜職等官，例由吏員充選。今考定者俱經選用，而懸缺尚多，應令內外各衙門將辦事吏員，自順治元二兩年實歷至今者，俱確查送部，照例考補。」得旨允行，仍諭：「嗣後吏員實歷五年，即與考取，著為令。」

考醫士

太醫院考醫士，亦用八股試帖，以楷法工拙為去取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太醫院開方，但須字跡端好，雖藥不對證，無妨也。」某年考試，題為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，其取第一者之文，有云：「知者何取於水？而竟樂夫水。仁者何取於山？而竟樂夫山。」僅此卷為最佳。仁和朱茗生侍郎智嘗奉命試太醫院官學生，自以不解岐黃，乃令精於醫學者，代擬一題。袖至院，題紙既下，則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題者。詫之，遣人詢問，則同聲對曰：「歷屆題目，皆出御製《醫宗金鑑》，今非是，故不敢作。」大窘，乃求得《醫宗金鑑》勿促摘一二語命題。不意諸生猶袖手如故，又問之，則曰：「歷屆出題，必於首卷檢取，今尚未合例也。」亟如其言以改題，始得終事。

武備學校試論

光緒癸巳，江北設武備學校，四方英俊，聯袂偕來。試題為「管仲論」。有某卷，以寥寥數語，竟得冠軍，其文云：「孔子曰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』又曰：『管仲之器小哉！』一褒一貶，大聖人尚無定評，余小子何敢論？」蓋寓辯論於滑稽中也。

武生武舉武進士

文秀才稱生員，武秀才則祇稱武生。文科中式者稱舉人，武科則祇稱武舉。文稱鹿鳴宴，武稱鷹揚宴，人皆知之。文進士稱恩榮宴，而武進士稱會武宴，則罕有知者。

劉天保以文生入武庠

劉天保，道光時之睢州人也。幼無賴，習奔命法，能閉氣行四□里始一喘，兩隨其後不能及。年二□，販鹽山東，與群梟鬪，解其魁一臂肩之行。梟夥期復仇，天保應期獨身往，群梟怪之，拔刀出，天保笑曰：「餓矣，速具酒肉飽乃公。」解衣盤礴，連盡數巨碗。一人以刃舉大鬻，咤曰：「吞。」天保張口自刀尖吞肉大嚼。群梟愕眙，相率推排拜庭中，請長其群，曰：「今日乃服公。」天保笑而起。久之，折節讀書，應童子試，督學使者疑其文非己作，擯之。天保怒，投牒試弓馬，遂入武庠。

李國輔跑馬三等

青浦武生李國輔於道光某年應歲試，呈請跑馬。蓋武試每以跑馬者列一二等，否則三等。學使憫其老，曰：「跑也三等，不跑也三等。」李固求，乃允之。乃內場試訖，則以文不佳，勉置三等之首。

武鄉會試年分

順治甲申，定各直省武鄉試於子、午、卯、酉年，武會試於辰、戌、丑、未年。凡京衛武學官生，遇子、午、卯、酉鄉試年，准一體赴試。

丙戌，定武進士出身授官例：一甲一名授參將，二名授游擊，三名授都司；二甲授守備；三甲授署守備。著為令。其後則改為侍衛。

乙酉武闈之試卷

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，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。順治乙酉順天武鄉試，有將一旦寫作，不字寫作不一。又如指本朝事，遇國家字，應抬高一格。而武將闈諸生於泛論古今處，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，亦皆抬高一格。武生自稱曰生，應於行內寫稍偏，於是將生人、生物、生機等生字，概寫於側。主試者以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，加以武闈無磨勘之例，仍與中式。

王玉殿 玉為武三元

天津鎮總兵王玉殿 玉中順治辛卯武鄉試第一，壬辰會試第一，廷試亦第一，是武科中之三元也。且於明崇禎時已舉武闈第一，入國朝，乃棄之重試，仍連中三元。

馬全前後武鼎甲

馬全，陽曲人，初名瓌。由陝督標兵中康熙壬申恩科武探花，入衛禁庭，授福建游擊，與同官相角，被劾歸。旋赴都，易名全，入巡捕營，再中己卯武舉。庚辰聯捷，殿試擬榜眼，聖祖詢知之，特改狀元。一人擬三元，前後中二鼎甲，而又非本籍。亙古以來未之有也。庚寅始復原籍，洊擢至提督，後提兵勦金川，歿於王事。

武會試不停

雍正丁未，兵部議覆，浙江武舉人會試，應照文學人例停止。世宗以士習澆漓，不干武途，況浙省文有餘而武不足，毫無不便之處，因命武科照舊會試。

顧麟為武三元

乾隆壬申四月，順天武闈鄉試，取中解元顧麟，□月武闈會試，遂聯捷為會狀。

武進士誤班降甲

嘉慶己卯秋，武殿試傳臚，仁宗御太和殿，臚唱時，一甲一名武進士徐開業，一甲三名梅萬清，均未到班。奉諭：「事關典禮，非尋常疏忽可比，本應全行斥革，念其草茅新進，徐開業革去一甲一名，並頭等侍衛；梅萬清革去一甲三名，並二等侍衛。俱仍留武進士，再罰停明年殿試一科，俟下屆會試，再與新中式武進士一體殿試。即以一甲二名秦鍾英拔補一甲一名，授為頭等侍

衛，其一甲二名三名，無庸再補。」

武科改試槍礮

光緒戊戌正月，德宗命嗣後武科改試槍礮。

停止武試

光緒辛丑七月，德宗命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、會試。

考試之籍貫

考試士子之籍貫，有民籍、商籍、灶籍、旗籍，均沿明之舊也。惟旗籍與明異，蓋明為邊鎮之軍人，本朝則為滿、蒙、漢八旗之軍人也。明制設科取士，士子起家應童子試，即有籍。籍有儒、官、民、軍、醫、匠之屬，分別流品，以試於其郡，即不得就他郡試。且邊鎮則設旗籍、校籍，都會則設富戶籍、鹽籍或曰商籍，山海則設灶籍。

吾國國籍法，至光緒末葉，始經政府制定頒行，其前則惟考試者始有籍貫也。有父子兄弟異其縣籍者，甚夥，蓋省城郡城輒有兩首縣，【蘇州附郭有三首縣：曰長洲，曰元和，曰吳。】父兄本已著籍甲縣，其後，乙縣之應試者較少，為之子若弟者，改就乙縣，於是父子兄弟之縣籍遂不同矣。而同、光間有胡氏者，曰燦棻，曰家楨，以同產兄弟而省籍各異，實為僅見。燦棻字芸楣，官至工部侍郎，其籍為安徽泗州。家楨字芸臺，官至江蘇鹽法道，其籍為浙江蕭山。胡本蕭山土著，其父曾設帽肆，經粵寇之亂，肆閉父歿，芸楣乃游皖，輾轉而得事李文忠公鴻章。時皖人勢盛，遂寄籍泗州而應試焉。芸楣既顯達，芸臺遂得以保舉捐納起家，由鹽大使而至鹽法道，以不應試故，用本貫，遂仍為浙人。

粵寇欲開科以得人心

道光庚戌，粵寇洪秀全叛，至咸豐癸丑而據金陵。其未定偽都時，已蓄有開科取士收拾人心之意，觀楊秀清之文告，即可知之。今錄如下：「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，為再行曉諭事。本帥敬承天命，興兵伐暴，所到之處，望風瓦解，破城之日，將貪官污吏翦除，并不擾害一民，前已出示曉諭，料必知悉。風聞鄉市有不法頑民，藉大兵未到，肆行焚掠，現為本帥拿獲，斬百數□人。今著校尉李憲帶兵數百，徧行鄉市，一經拿獲，就地正法。其有良民，各將順字貼門，不必畏懼。爾等捐貲助餉，納臨捐職，試問此等功名，何榮何辱？即將向來匾額除去，不得自誤。我定金陵之後，定議考試，衡文取士，再定甲乙。其有各處廟宇，供養僧道，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為愈也。現今拿獲僧道，斬首，查首倡及重修之人，一一拿究。」

粵寇考試分三場

洪秀全據金陵□三年，開科亦數次。某年第一場題為「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」，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」，監場提調差役無不索賄。越一月，為第二場，題為「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，天父為姦生理人論」。又越一月，為第三場，場內外懸燈彩，中堂供香花，耶穌□字架亦在焉，題為「四海之內皆東土，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論」。卷紙為紅綠黃三色，四周描金作龍鳳紋，中作方格，每字大幾方寸，每行三□六格，僅□葉。

粵寇考試之題

某年洪秀全又命開科考試，以韋昌輝為正主考，副考官則某偽王為之，蓋目不識丁者也。入場，試以《舊約》書義一道，策一道，試帖一首，別有一論一解，若未夕而事已畢，加判一條。是科試帖題為「欽乃一聲山水綠」，昌輝擬作云：「鶻聲聽未了，山水送孤帆。對面青如畫，回頭綠滿巖。半空餘嫋嫋，一帶認嶮嶮。舵尾澄流迥，峰腰旭照銜。青疑留古岸，翠欲上征衫。流響驚鶻雁，濃陰鬱檜杉。」放榜後，以此詩帖於榜尾，應試者見之，無不額手稱歎。蓋應試者皆窮士皂隸之流，而昌輝固富家子，且亦國子監生也。

粵寇題紙

常熟龐某嘗應粵寇鄉試，所頒題紙為黃色，寬大類詩箋，每紙一題，凡策、議、詩、判等四題。紙端加天官丞相小印一顆，下署年月日。中列題目，字大徑寸，類北魏。後印讀詩一首，大抵稱頌天王天功功德為不可及。紙後騎縫處，復加天官丞相小印，蓋為第二場持此相核之地也。

粵寇考試之制義

周雨軒嘗見粵寇開科之試卷，亦制義體，惟忘其題及作者姓名耳。文云：「皇矣上帝，神真無二也。

夫猶是神也，得其真者，非獨一上帝而何？且自三代而下，神靈每操禍福之權，然偽妄者恆多，真正者恆少。自聖人出，去其偽而存其真，猶恐人不識至真者之果何屬也，故特指一真實無妄之神，以明其寡二而少雙焉，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。今夫當建業之初，惟念予懷于順則，值開祚之始，當凜帝調于無聲，此石言怪誕，聖人所以斥其非。有赫明昭，王者所以隆其號，何也？諸神皆非真神也，真神獨一上帝也。人心之不古也，妖魔多惑其良貴，而不知真神之照臨孔昭，當聖主興，必有以杜其弊矣。夫名山大川，非無形貌以示眾，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，知群黎之顛顛，憫顛顛者此也；慮億兆之倒懸，解倒懸者此也。惟皇上帝，其真孰有與於斯哉！世運之方興也，隱怪不迷於寸衷，而咸知真神之鑒觀弗爽。有王者起，先有以格其心矣。夫風雲雷雨，豈無位號以彰尊，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，見庶民困於旱潦，救旱潦者此也；念下民厄於水火，拯水火者此也。上帝是皇，其真孰能過乎是哉？皇天震怒，今天我兄，而舍命代人，將以□□□□之餘業，以鼎新夫宇宙。自非上帝居歆，真神默佑於其間，何以攘混莽之敝俗？而煥其文章，此其神之無有匹休也。獨一上帝，誠克當此而無忝矣。上天眷顧，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，於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，以大展其功德。自非上帝時享真神保佑於其際，何以體軒轅之隱會，而廣其勛庸，此真神之未有並美也。獨一上帝，洵能任此而無慚矣。」

粵寇得麻城人為解首

粵寇某年開科，麻城縣某奪解，賜宴之日，洪秀全試以一聯，某對曰：「三皇不為皇，五帝不為帝，我主方是真皇帝。」洪大喜，幾欲以女妻之，為楊秀清所阻，不果。

卜應期為粵寇開科之探花

卜應期，江西吉安府人，秀全召令廷試。秀全妹宣嬌方帷幕竊窺，見之，悅焉，授意秀全，賜以探花。謝恩時，令轉謝天妹。應期如言往覲，入而長跽，宣嬌挽之起，語之曰：「吾願時時見汝。」尋選為內廷供奉。遂與通，宣嬌之夫李紹深佯不知也。

傅善祥者，洪秀全之內廷女官，楊秀清之妾也。亦悅應期，陽以事召應期入其府，又強鬻焉。宣嬌知之，噤不敢聲，應期遂擁兩美，更迭為歡。同治甲子，曾忠襄公國荃率師將入金陵，應期乘間逸去，為蕭孚泗部將所獲，獻擊斷九洲糧道之策。從其言，遂克九洲，而糧道絕。泊金陵下，孚泗乃薦於忠襄，授副將。

張申伯以平定江南文詔粵寇

張申伯為咸豐時之廩生，文譽頗著。咸、同間，蘇常州縣相繼失陷於粵寇，張避世鄉居。時洪秀全開科取士，張為儕輩所推舉，改名褚維星，至金陵，入場。題為「平定江南文」，仿制藝體，張作頗雄壯，拔置解元，李秀成待之甚厚。

張文之起講曰：「東晉司馬之興也，南宋康王之渡也，長江數千里，莫不恃為恢復漢族之基，豈以江南之人，獨具忠義哉？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，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。石頭無恙耶？鐵甕猶存耶？試一觀江上之風雲，覺東洛冠裳，西京鐘鼓，不啻天與之人歸之已。」其起股曰：「銅駝荊棘，吾民之苦深矣。自唐虞三代，迄今四千餘年，中原文物之邦，竟一息奄奄，如病夫之不起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，神靈之痛哭何如？問何時殺盡妖魔，上答天恩之高厚。泥馬風波，吾君之厄至矣。自唐、桂二藩，遷徙一萬餘里，故國衣冠之族，竟荒郊鬻鬻，為異族所稱雄。燕、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晉，禾黍之淒涼奚似？問何日掃除腥臭，重開一統之河山。」

張於粵寇平後，思復應秋試。蘇人欲攻之，因作七律二章，以明前者應試之非己志。既而鄉試，亦擢高第。

粵寇以考試殺諸生

咸豐時，粵寇所開某科，詩題為「四海之內皆東土」。有諸生鄭之僑者，作詩痛詆之，起句云：「四海皆清土，安容鼠輩狂。人皆思北闕，世忽有東王。」秀清大怒，支解之。又諸生夏宗銑者，被脅就試，終卷有罵詈語，亦被磔。

傅鸞祥應粵寇試

傅鸞祥，金陵傅槐女也。洪秀全入金陵，行考試女子之典，正主試為洪宣嬌，副主試為張婉如、王自珍。王，皖人。張，鄂人。題為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全章，應試者二百餘人。傅作獨力闢難養之說，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，為秀全所激賞，遂充狀元，飾以花冠錦服，鼓吹遊街。三日後，招入府，使掌簿書，批答婉媚，頗合意。漸乃恃寵而驕，箋牌或弗當，輒肆批罵，語侵秀全，秀全怒而憐其才，不殺，僅枷號女館。未幾病，秀全猶遣使慰問也。